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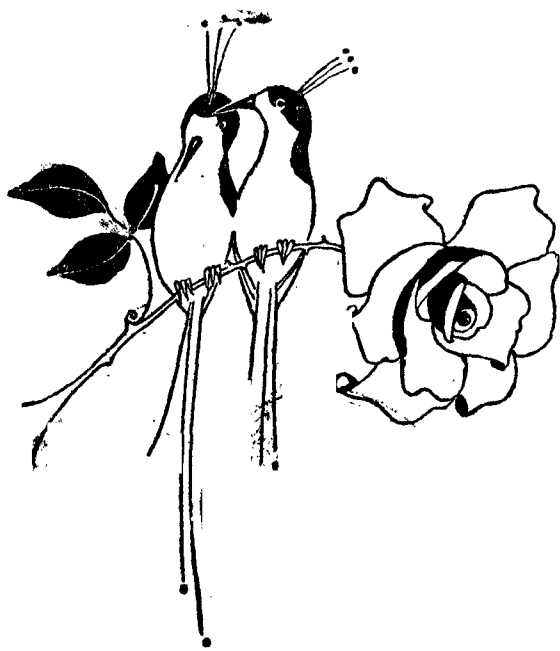
# 青年國王材

謝冰瑩女士著

開明

上海開華書局出版

材國王年青



行發局書華開海上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出版

●青年王國材

每册實價六角

著者 謝冰瑩女士

發行人 高 圮 書

印刷者 中利印刷公司

發行所 開華書局

總經理者 中學生書局

全國經售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廈門<br>新<br>民<br>書<br>社 | 汕頭<br>文<br>明<br>商<br>務<br>書<br>局 | 廣州<br>共<br>和<br>書<br>局 | 太原<br>新<br>書<br>社 | 西安<br>派<br>報<br>社 | 開封<br>西<br>安<br>派<br>報<br>社 | 北平<br>佩<br>文<br>齋<br>書<br>莊 | 天津<br>佩<br>文<br>齋<br>書<br>莊 | 濟南<br>東<br>方<br>書<br>社 | 青島<br>中<br>華<br>書<br>局 | 南京<br>花<br>牌<br>樓<br>書<br>局 | 武昌<br>太<br>平<br>洋<br>書<br>局 | 長沙<br>民<br>智<br>書<br>局 | 成都<br>北<br>新<br>書<br>局 | 重慶<br>平<br>民<br>書<br>店 | 杭州<br>開<br>明<br>書<br>店 | 南昌<br>文<br>明<br>書<br>局 | 南甯<br>強<br>華<br>書<br>局 | 雲南<br>世<br>界<br>書<br>局 | 上海<br>開<br>明<br>書<br>局 | 全國<br>各<br>大<br>書<br>局 |
|------------------------|----------------------------------|------------------------|-------------------|-------------------|-----------------------------|-----------------------------|-----------------------------|------------------------|------------------------|-----------------------------|-----------------------------|------------------------|------------------------|------------------------|------------------------|------------------------|------------------------|------------------------|------------------------|------------------------|



版權所有

(一)

是初秋的早晨。

國材剛從一個甜美的夢境醒來，看看睡在他身旁的以仁態度非常恬靜，面孔完全像少女般的白嫩，最美的是他的嘴唇的鮮紅和均勻的呼吸的起伏。

國材忘記了以仁是個男性，他以為睡在這床上的是梅英，於是熱烈地在他嘴上吻了一下。

「噫，幹嗎？」

以仁驚醒了，當他打開眼睛望到國材的身子壓住了自己的腹部時，他不覺害羞得兩頰通紅。

——這玫瑰般的兩頰呵！

國材又在他的右臉上吻了一下，他內心燃燒着熊熊的愛火，他恨，不得一口吞下了以仁。

「以仁，爲什麼你今天特別美，我同你相處了四年，同床也有半年了，但從來沒有見到你像今早一般美的，你的美在以前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國材帶着玩皮的語氣這樣微笑着問以仁，以仁只是睜着兩個圓黑的大眼珠罵了一聲：

「碰鬼，你不要認錯了，我不是你的梅英呀！」

「呵，要是她，我怎麼敢這樣呀！」

國材鬆開抱着以仁的手，跳下床來拖着拖鞋走到操坪轉角的W·O·O去小便，猛然毛毛雨洒在他的臉上，他跑了一圈又走回來，床上的以仁又閉上眼睛了，但並沒有睡覺。

「你不要鬧，讓我再睡一下好嗎？」他帶着懇求的語氣望了國材一眼。

「你睡吧，我再不敢有什麼非法的舉動了。」以仁聽到「非法」兩字微微  
笑了一笑，其實他的心內是多麼愛國材呵。

國材坐在椅子上兩眼望着灰暗的天空發呆。雲是淺灰色，象徵着人生之黯  
淡與淒涼。

——他媽的，今天該不下大雨吧？

他的眼睛觸着擺在桌上的一張印着「師大附中」的借箋上了，迅速地他又  
拿起來讀了一遍：

「材：乒乓球一個，拍子一對，托李君帶上，明天下午如果你沒有事，三  
四點鐘的時候，我會和芝華來找你們比賽網球。

「快開學了，你要好好地預備功課呵！」

英 八月卅日下午二時

國材看完信後，馬上將信紙握成一團。他不是像平常一般將這紙團丟在地

下或者字紙箋，而是將他塞在嘴內。

——快不要傻了，她的筆跡多麼寶貴呵：我應該好好地珍藏着，每次吃掉不是永遠留不住她的一個字跡嗎？

他記起那次吃信墨弄在舌頭上引得同學看見了都哈哈大笑的故事來，於是重新看了一遍後貼好在抽屜裏。

『下午二三時。』他自言自語地吐出了這幾個字。

——究竟是二時還是三時？她素來說話沒有一個肯定的語氣，也許是女兒家故意如此捉弄人，或者梅英更是特地難爲我，所以每次總沒有一定的時間，說話也總是拖泥帶水不像我們男人一般痛快。唉！我真不懂女人的心理是怎麼的？

國材想刁這裏，猛然抬起頭來望見壁上的日曆還是八月廿九日，於是撕下了一張，在卅日下面做了一個 P.M. 2—3 的 Mark，他想假若有人看到了「閱

我這是什麼意思時，我一定很驕傲地告訴他：「這個時候梅英來和我比賽網球

」沒有人見到也給我自己留下了一個紀念。

他微笑了，想到梅英，活潑美麗的梅英會來，他微笑了。



原书空白页

以仁又提起上學期考試的成績來，這使國材異常難過。

『小王，這學期你真要用功才行，不然，的確有留級的危險。』

『可不是嗎？那次要不是你替我 Pass，早已不能和你在一班了。』國材羞答答的神態，正像初出水的荷芙一般美麗。

他隨即翻開一本初等代數在練習本上寫下了 Exercise III.

『喂，以仁，今天下午你不出去好嗎？梅英和芝華她們會來和我們打網球，就來一下吧。』他放下筆了，以仁知道他是心不在焉地做着敷衍朋友欺騙自己的工作。

『你和她們打吧，我要去會一個朋友。』

「上午去不好嗎？」

「上午要讀英文。」

「又不是趕考，忙什麼？」

「喝，你不知道只有四天就開課了嗎？劉先生在上期最後一次說開學就要考試我們一下，看我們回去了是否翻了書本沒有。」

「那才倒霉！」國材睜大了眼叫了起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暑假還要讀書，管他，痛快地玩幾天吧。」

「得了，你那天不是玩！」

以仁的話帶着惡意的譏諷，這使得國材發怒起來，「玩就玩，干你什麼事！」

「雖然不干我什麼事，可是因為你是一個朋友，所以我忠告你一下。」

「……」

國材低下頭了，他很慚愧地懊悔自己說話太孟浪，他是好意督促我讀書，爲什麼不聽他的話反而以爲他侮辱了我而埋怨他呢？他的確是我的益友，要不是他常常規勸我用功不讓我去看電影，打麻雀，我還不知墮落到什麼地步呢？

……

他想起了「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句子來，馬上恢復了原態，他照着習題上的秩序寫了下去。

「小王，在家嗎！」

「誰？我在家。」

走進來的是同班的劉子君，一個綽號玩皮大王的籃球選手。

「小王，我們今天去看一中與北師的隊球比賽好不好？」

「不好，我有事。」

「什麼事？」

「我要習算題，還想做英文練習。」

「喝，你這樣用起功來了嗎？了不得！你想要文武雙全，畢業時得個第一嗎？」子君拍着國材的肩如此笑嘻嘻地說着。

「那里？你不知道我上期的成績更壞，險些兒要降級了！」

「我不也是一樣嗎？除了體育而外，什麼都沒有滿七十分的，真糟糕！」

「對不起，下午你一個人去吧，我真不能陪你去。」國材故意做出兩眼注視書本的樣子，這使子君很慚愧的走了。

「那麼，我也不去了。」臨走時子君說了一聲。以仁完全了解國材的心理，他知道國材的不去看隊球比賽，絕不是爲了什麼習算題做英文練習，而是爲了等待梅英的來。

「好好地做點事吧，我到教室讀英文去了。」以仁看到他的練習本上還只

抄下了兩個題目故意瞞了他一眼，給他個暗示。

以仁去了。

——啊，隊球比賽，爲什麼我不和子君去看呢？也許梅英去了，我不是可以早點見到她嗎？而且看到十二點時我和她吃飯去，吃了就一同回到我們學校來打球多好：去，決定找子君同去，橫豎以仁要到吃飯後才進寢室，說不定那時我已回來了，即使沒回，也沒有關係。自己做事顧到人家幹嗎？

他決定去找子君，而且想好了對子君說的一段話——因爲以仁要我陪他去東安市場買襪子，我拒絕了他，所以不好和你去看比賽，現在他不在家，我可同你去。

他的確這樣說了，子君自然相信，於是穿好衣服，兩人很快樂地走到青年會的操場。

緊要啓事：

本日上午十時北師與一中，  
隊球比賽，因天雨改期，特  
此通知，祈來賓原諒，

八月卅日

『到霉，下這一點雨怕什麼？他們這些王八們，真不中用！』國材氣憤憤地握着拳頭，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這佈告牌子。

『白跑一趟，他媽的。』

他倆真是一對，常常罵些野蠻鄙俗的話，子君更厲害，要不是知道他脾氣的人，簡直要罵他流氓。

在細雨濛濛中，他們悵悵地走回了自己的學校。

國材看了半個鐘頭的愛之渦流後，倒在床上睡覺了，一直睡到以仁來喊他

吃飯時才醒。

好容易三點鐘來到，梅英和芝華打着雨傘走來了。

「小姐們何珊珊其來遲！」國材喜得眉開眼笑，忙搬好橙子後又去倒茶。

「不要客氣，我們常來的。」

「那里常來，稀客，稀客。」

以仁還沒有走，和女同學交際他也有相當的經驗，而且比起國材那種淺薄，浮躁來要高明得多。他出外去買了瓜子和花生糖來大家很快樂地吃着。

「你們真用功！」梅英望着桌上打開着的代數和床上的書微笑着說。

「那里，不過在無聊時隨便翻一翻。」

他們隨便談着，瓜子快吃完了。

「怎麼？我們還打不打球？」國材的話頭轉向今天的問題。

「打什麼球？」梅英故意問。



「不是約好了我們四個人比賽網球的嗎？」說四個人時他有意瞞了以仁和芝華一眼，這時芝華很不好意思低下頭來，梅英也臉紅了。

「下雨怎麼辦呢？」梅英的聲音嬌滴而溫柔，真像黃鶯般婉轉。

「我們比賽乒乓球吧。」到是芝華聰明，她很快解決了這個難題。

「好的，我們就去吧！」國材做着開步走的姿勢。

大家都站了起來。

「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們了。」以仁拿着一本用報紙包着的書往外跑。

「怎麼？往那里去？」大家不約而同地問他。

「看一位朋友。」

「不去不可以嗎？」這是梅英的聲音。

「不可以，我早已約好了的。」

「晚點去不可以嗎？還只有三點呢。」國材拉着以仁的手，意思是在挽留

他。

『不，等一下再來吧。』

『太掃興了，爲什麼不打了球再走呢？』想不到芝華會說這麼一句話的，說話的人也許本來無意，但聽話的却大不相同，梅英和國材都同時望着芝華嫣然一笑，以仁很不好意思地將頭轉個方向，芝華也行立不安地催促起來。

『對了，打一下再走！』

以仁終於被國材像拉夫般拉到閱報室去了，這就是乒乓球場。

他們開始比賽了，起初是以仁和梅英比，國材兩眼不住地釘着梅英，心裏希望以仁快點輸下來自己好接過去。

『two』梅英邊笑邊喊着，她預感到快要勝利的樣子，打得特別起勁。

『three』她這聲更來得響亮，好似故意警告以仁只有一個就完了一般。

『你真厲害！』以仁雖如此說着，但眼睛仍是注意到球的起落，他想，無

論如何總不會就此輸了。

『Two!』這聲音是由以仁的嘴裏發出來的，因此國材聽了好似特別寒心一般。

『梅英，take care!』國材忍不住大喊了起來。

『Never mind』她也用英語回答了他。

這時在四人的心中各懷着不同的情緒：國材希望以仁早點敗下來，芝華如果像國材一樣，她是希望梅英敗的。而梅英爲好勝心驅使無論如何希望自己得勝，以仁一方面想戰敗她，一方面又想到如果輸了，讓國材和梅英去比賽，自己落得個清閒可以靜靜地多看芝華幾眼也好，的確芝華在以仁的眼中是個完美的女性，又聰明又沉靜，情感很深，但總是藏在心的深處不露半點在外面。比起梅英來要勝無數倍。但梅英也有她活潑豪爽的好處，不過有時未免太浪漫了一點，而且她似乎不能吃苦耐勞，環境造成她一個享受舒適生活的小姐。

『Quickly—』國材等急了，於是催他們快打。

『Yes right』梅英的英語越說越漂亮了。

『你着急幹嗎？』以仁忽然望了芝華一眼，這時恰好梅英的球打過來碰在他的球拍上來不及接。

『Same Game』梅英和國材同時大聲叫着，以仁只得臉紅紅地丟下了拍子。

『好，就算你贏了吧，不過你要知道這是偶然的疏忽，並不是我打不過你。』以仁從來不大說俏皮話，但今天他居然也跳皮起來了，大家只是張開嘴笑，笑得最厲害的是梅英，她簡直彎下了身子，許久還不能起來。

芝華微笑着站在一旁，有時她的視線射向正在閱報的他們。以仁雖然假裝着他倆打球，但兩眼不時偷望芝華一下，他們的視線很少有接觸的時候，也許這就是因為芝華年齡太小還沒有注意到什麼愛的問題吧。

「怎麼？你們誰輸了？」以仁看了很久突然這樣問他們。

「糟糕，我們還當你是裁判員，怎麼連我們誰輸誰贏都不知道，真該死。

」梅英說話的態度，無論在什麼時候老是帶着玩皮的神氣。

「我剛才沒有注意。」

「你注意到什麼去了？」國材說這話時斜視了芝華一眼。

「什麼都沒有注意，」

「Dues one。」

國材知道自己輸了，忙打起精神特別小心地發了一個使梅英不容易接到的球。

「Dues again—」

當梅英沒有接到球時，國材快活得跳了起來，他們不繼續着在數Dues one

Dues again。

『怎麼？還沒有勝負嗎？』

這時芝華也站得不耐煩起來了，她明明看到梅英輸了兩次，但國材偏要說 *Dues again*。以仁也看出了國材的祕密，只當做不知道的淡淡地問了一聲：『你們有幾次 *Dues again* 呢？』

『再來一次就沒有了。』梅英很不好意思說了這句。

『……』以仁默默地偷望了芝華一眼，但她正在注意他們的球，四條視線又沒有碰到的機會。

球打完了，本來是國材勝，但他堅說着今天不能算做比賽，只是隨便打來玩玩罷了。

『那麼打得玩也有一個勝敗的。』芝華完全是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她很自然地逼着他說出今天的結果來。

『你們勝了，我們敗了！』國材很滑稽地說着。

『不！你們勝了，我們敗了！』梅英也學着國材的語調復了他。

『不！你們都勝了，只我個人敗了！』芝華也加入了戰團。

『不！咱們都是 *Dues*！』以仁更來得跳皮。

『不！咱們還是 *Dues* *sgain* 呢。』

真沒有想到芝華比以仁的話說得更尖銳，更刻薄。

哈哈！大家都笑了。

國材和以仁都是文光中學高一的學生，他們都是同時考進來的，初試那天兩人位子在一排，所以第一天就談了話，以後在街上也碰過兩次，最奇怪的看榜的那天兩人又碰到了，而兩人的名字恰恰又連在一塊。

「太奇怪了，怎麼我們兩人考試時坐在一塊，考取了的名單秩序也是在一塊呢？」

國材對以仁說時，他不住地微笑着。

「真巧！」停了很久，以仁想起這兩個字來回答他。

他們當時就約好了住在一間寢室，搬進學校後一天天親熱起來，最近一學期差不多到了同性愛的地步了，他倆常常睡在一床，這並沒有別的原因，起初



一個大雪紛紛的晚上，國材的被窩給老媽拿去洗，還沒有拿來，他要求以仁借給他一條被子。

『對不起，我也只有一條，如果不嫌棄，我們就睡在一床吧。』

自然國材願意和他同睡，因為兩人本來就很好，而況以仁比自己大兩歲，心裏常常希望以仁能做他的哥哥，像他自己的哥哥一般關懷他愛護他。

於是他們就從此開始同居了。雖然不一定每晚在一塊，但是春天的氣候在北平正像南方的冬天，所以他們還是睡在一床的時候多。

國材是個年齡十八，身材矮小，臉部圓圓，皮膚白嫩，體力強壯的孩子，他的體育成績為全校之冠，而網球特別打得好！因此同學中有呼他為網球大王的。本來他對於各種球都是能手，但總沒有像網球一般百戰百勝的。文光之所以在體育界大出風頭，也許就是因了網球大王的功勞的原故。

他生長在河北的望都縣，家庭很有財產，有兩個哥哥，大的在北平的農

工銀行裏做事，二哥是個大學畢業生，現在某軍擔任師政治部主任。父親是個商人出身，可是他很讀了一些書，諸子百家的學說，他都能懂得一二，生來聰敏過人，記憶力又強，因此有許多學說只要聽到人家談過，他就能在人家面前運用，而且沒有人能看得出這是他聽來的，還以為他讀的書不少。近來大水沖的二少爺自上海回來常來到他家裏閒談，說起這幾年來中國的變化真是無奇不有。二少爺告訴了他許多主義的名字，並且談到中國的革命的前途問題。『呵，真複雜呀！中國的革命，怕一時難以成功吧？』王老太爺似有感慨的說着。『在目前自然不能成功的，牠非要經過一次大的犧牲不可！』二少爺很堅決地回答。

所謂大的犧牲，起初老太爺還不懂，後來經二少爺解釋，才知道是那麼回事。當時老太爺口裏雖說着：『也好，希望那麼來一次！』但心裏恨死了二少爺，而且等他前腳跨過門徑，後腳還在裏面的時候，他就大罵了起來：

『什麼東西！你們這班小子儘管胡鬧，世界究竟是我們的，數千年來都平安地過去了，難道最近真的出了什麼怪物嗎？要想天下太平，只要做官的得到了勝利，就一切沒有問題了。』

老太爺完全過的老太爺生活，有一個聽差侍候他，但他喜歡那個侍女菊英要比聽差來得大。

國材的母親，是個賢淑溫柔的女子，她嫁到王家來還只有十六歲，如今是來了三十多年了，天天過的刻苦生活。她常常警告兒子媳婦：『你們花錢，千萬要節省，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她也是讀過書來的人，佛經唸得很好，三從四德的古訓她更能侃侃而談，她還有兩個女兒都比國材大，在三年前就出嫁了。第二個女兒是初中畢業生，爲了和那個革命黨人稱他土豪的兒子結婚以後，天天浸在悲哀裏，以淚洗面；她好幾次想提出離婚兩字，但娘家和夫家的勢力太大，終於不敢出口。她曾自殺過兩次，都沒成功。大姐讀的書很少，

生來就是個奴隸性的女子，她只要有穿有吃，可以一切不管，但是她丈夫是個花花公子，嫌她生了兒子沒有從前的漂亮，天天吵着要討個小老婆，因此她也天天在痛苦中過生活，但究竟她的痛苦未及妹妹的來得大。

國材是最小的一個，在十二年前家裏已替她訂好了一個趙家小姐。據說小姐生得異常漂致，只是沒有讀過書，三寸金蓮雖然放開了，但是脚背凸得很高，而且走起路來一扭一拐，實在有點不雅觀。

國材自從明白他的未婚妻是這麼一個人以後，就下了和她解除婚約的決心，但是一來因為自己年齡小家裏沒有催他結婚，同時他也樂得多騙家裏幾個錢在外花花。網球拍常常一對對的買來送朋友，夏天請朋友吃冰淇淋，冬天去溜冰，回來還大請其客：至於禮拜日和朋友去怡和園，香山等處玩，來回車費及吃飯，喝茶等費照例都是自己出的。

爲了他的過於浪費，以仁常常誠懇地規誡他，但是他當面認錯，背了以仁

仍是故態依然；而且有許多次數他約朋友去看電影，喝酒，在以仁面前總說是練習球或者去看人家比賽去了。以仁起初相信他，後來知道了他的祕密，也就不客氣地嚴格講過幾次。

這是一年前的事，現在國材比較在初中時要好多了。

他和梅英是小學時候的同班，那時他倆總是被派在一起做清潔整理，因為兩人都能寫幾句像打油腔一類的白話詩，所以在學校的級刊上，常見到他倆的名字。

梅英比他小一歲，今年在初三，本來是同時從小學畢業的，因為生病，她在家休養了半年，恰遇着這次北平所有的幾個好一點的學校都是秋季招生，因此一誤就是一年。

梅英和國材是同鄉，兩家相隔有六七十里的樣子，她的父親是個官，家裏

只有一個哥哥和姊姊，母親是個沒有思想的女子，她不懂得女子是讀書好，還是不讀好，父親思想倒很新，他希望女兒能做一個要人的夫人，他覺得女子要出風頭只有做要人的夫人才辦到，因此他一面送女兒讀點書，一面給她選擇個未來的賢婿。

梅英長得像國材一般高，瓜子形的小臉，配着兩只大黑珠的眼睛，嘴像櫻桃般小，嘴唇很薄，說起話來聲音像黃鶯歌唱般好聽，身輕如燕，走起路來老是跳着。她也是以網球選手聞名。男同學中大半很愛她，但在她眼中一切人都不及國材的令她喜歡。因為國材是小學時候的同學，又是同鄉，待她又特別忠實，而且和一個頂頂大名的網球大王要好，也未始不是件樂事。雖然有不少的籃球健將，足球健將，寫信給她恭維她的跳舞好，健康美，天真活潑，但她總覺得無聊，而且他們那些高格兒，黑臉並不令人可愛。真的，梅英常奇怪國材的臉為什麼不像一般打球人的黑，雖然這次北平開全市運動大會，國材的臉多

晒了幾天，但這只能更增加健康色的美，因此梅英更愛他。

究竟是受了民國的教育，連小她一歲的芝華也懂得了什麼是戀愛。不過她也僅僅懂得而已。因為她和梅英同班，而又常和她去找國材，所以認識了以仁。以仁是個有科學頭腦的青年，而又不善於與友人交際，後來一點普通的交際常識還是間接地由朋友處學來的。大概因為生理發育不早的關係，他並不怎樣需要愛人，不過因受常看戀愛小說的影響，自己很想嘗一嘗究竟戀愛是什麼滋味。

在 *Dues* again 的這次，他也微微地嘗到了一點，「但這一點算得什麼？」他自己如此想着。

以仁是太原人，他父親是個中農，家裏除了姐姐和妹妹外，兒子僅有他一人。因為是獨子，所以父親願意送他讀書，連鄉里人都說現在要讀了書的人才能做官，因此以仁的來到北平不是件偶然的事。

以仁的性情很孤僻，他不大喜歡說話，却好運動，隊球和網球打得很好，跳高，田徑賽也很能來一下，但他不愛出風頭，他不像一般爲錦標而運動的虛榮選手，他是爲身體的健康而運動，爲自己的嗜好而運動。他進的是理科，對文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可是他沒有多餘的錢買書，因此常從朋友處借閱，剛才那本用報紙包着的書是他借的第四十一，近來他喜歡看這類有新的刺感性的作品，也不知是受了誰的影響，或者自己的思想有了變動。

以仁對於國材本來並不十分滿意，不過他來到北平沒有多的朋友，也不高輿隨便與人交際，何況他觀察國材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壞人，借運動出風頭，不唸書的青年，差不多成了普遍的現象，說不定國材有一天會變好起來，因此他自然地和國材要好，固然大半也是因了國材的聰明和天真活潑的關係。

是今年的暑假，同房的三位都走了，只剩下以仁和國材。整個的學校只有校工五人舍監二人和二十幾個同學住着，因此顯得特別清靜，操場裏長滿了青



草，在平日池邊一堆堆的同學在看金魚，現在都被青蛙和螞蟻佔去了他們的位  
置。要不是國材和以仁每天去丟兩個籃球，恐怕球架要被珠絲網着了。寢室裏  
空着的都鎖上了門，沒有鎖的至多不過住三個人，大家很懶地老是整天睡覺，  
房裏亂堆着的東西也不去整理。偶而聽到鋼琴或者風琴的聲音，也不過彈些毛  
雨，妹妹我愛你等無聊的調子而已。吃了晚飯大家總是去東安市場亂跑。以  
仁和國材也有同情形，他們很少在吃了晚飯關在屋子裏的，不是花二十個  
銅子去中央公園坐到夜深才回，就是在馬路上走來走去。

這天正是七月初七，相傳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以仁在吃晚飯時約國材  
同去北海看月亮，他很高興地回答：

『好，決定去，不過我想寫完了信再走。』

這有點使以仁莫明其妙，從來沒有看到他願意爲一件不關「運動」的事，而  
犧牲或者耽誤玩的時間的。

『給誰寫信？』他有意地問了一聲。

『給……一位朋友。』國材的態度有點不自然起來，而且飯也吃不進口，只是閉着嘴悶笑。

『梅英吧？』

『不！』

『那有什麼關係？』

『的確我寧天不是寫給她。』

國材的臉紅了，這紅在以仁還是第一次看到，他愛她，他想，假若國材的臉像神話中說的立刻變成蘋果的話，他一定一口吞下了他。

『不管你寫給誰，總之同我去好了。』

x

x

x

他倆走進了公園，跑了一圈後，坐在荷花池畔的長凳上。國材穿了一身新

做的白番布制服，愈顯得年輕美麗。以仁也是燙好了的青羽紗短衣，褲子是白的，皮鞋和國材的一樣，深黃色，在王府井大街的××洋行買的，花了九元。

他倆像一對情人般躺在椅上，由國材的口袋裏掏出兩包瓜子來，兩人同時吃着。除了吐瓜子殼的聲音外，暫時在這五十米遠的距離內是寂靜的。

『今晚怎麼這樣清靜？』國材望了望四週很驚奇地問。

『也許玩的人還沒有動身嗎？』

以仁說着但並沒有望國材，他這時正在看着灰暗的天空發呆。

『要有月亮多好呵！』國材的確是個聰明的孩子，可是他恐怕還沒有想到此刻的以仁在思索什麼。

『今晚應該有月亮的。』以仁這才將視線落在國材的臉上，國材望去，好像以仁忽然變成了灰白色的一般，但他沒有說出，僅有一剎那的感覺而已。

『爲什麼？』

『牛郎和織女相會，月亮應該出來慶賀他們的。』以仁說時，帶着勉強的聲調。

『真的有這麼回事嗎？』

『誰知道，不過學科學的人，是不大相信這些的，這不過是民間相傳的一個沒有憑據的故事而已，究竟有冇有這回事，還不知道。』

『我覺得假若真有這回事他們未免太可憐，一年只有一夜，是多麼短促的時間阿！』

『我願今夜永遠不亮！』以仁說這話時兩眼望着淒淡的月兒，做着祈禱的姿勢。

『你這話什麼意思？』

國材沒有以仁的深刻，究竟小兩歲的小孩要來得老實些。

『爲了牛郎和織女的愛情，我願這夜延長到永遠。』

『呵！原來如此，』國材連忙插嘴說：『那也不能因他們兩個而使大地黑暗。』

『傻子，不過這樣說一說而已，那里真有這樣的事。』

沉默支配了他們二三分鐘後，不知怎的，國材忽然想到鬼的身上來了，他開始敘述小時在家過七月十五家裏燒紙錠時躲在和尚衣袖底下能看見鬼的故事來，他滔滔地敘述，以仁起初很高興地聽着，後來忽然傷感起來，他想起了他的父母和小妹妹——姑母的女兒——

——呵，他們這時也許都在看月亮吧？

『你看見過鬼沒有？』國材見以仁沒有注意聽了，不好意思再說下去，忙問了這聲。

『我沒有看見，不過許多人說有鬼，但我始終不相信。』

『起初我也不相信，但有次梅英說她病時真看見一個鬼向她招手，因此我

又有點相信。」

「呵，你這樣相信梅英的話嗎？」以仁的精神忽然興奮起來，他說話的聲音也響亮了。

「不過她是不大說謊的。」

以仁雖然看不清他的害羞的兩頰，却從他輕微的語聲裏，知道他的內心在怎樣地跳動。

——多麼有趣而神祕的孩子的天真的愛呵！

「喂，真的，國材你和梅英到了什麼程度？」

「什麼程度都沒有到。」國材很滑稽地回答以仁。

「同你講正經話，她對你表示過愛沒有？」

「沒有。」

「你呢？」

「也沒有。」

「未必吧？」

「真的，我不懂得什麼叫戀愛，也不知道要怎樣去愛她，更不知道她是不是愛我，不過我們都很好。說老實話，我很想嘗一嘗戀愛是什麼味道。」

國材的頭低下了，以仁完全知道他害羞到了什麼程度。

「現在還沒有嘗到嗎？」以仁的語氣異常滑稽。

「沒有，沒有！」

以仁笑了，他也笑了。

「以仁，現在我問你：你愛芝華到了什麼程度？」國材像報復他的一般地問。

「我更什麼程度都沒有到。女孩子是不好惹的，你愛她！她就連朋友都不和你做了。假若聽其自然還不要緊，要是真把她當做一件事去看，那只有苦吃

的。」

「你怎麼知道這些？」

「我聽人家說過，從書上也可看到許多戀愛的悲劇，而且我在家時曾對我的表妹妹愛過一次，她誤會了我後來連睬都不睬我了，真要命。」

「你怎麼愛她的？」

「沒有怎麼愛，不過我寫過一次說她活潑美麗的信，她就不理我了。」

「她多大？」

「今年十七。」

「呀，正和芝華一般大，芝華該不和她一樣吧？」

「不要開玩笑，我是永遠不要什麼愛了的。」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不！將來我倆的愛人都成功了，住在一塊，多麼快活呵！』國材拍着以仁的肩，快活得幾乎跳了起來。

(四)

「唉！真了不得，李子藻和劉才藝向均書三人都被開除了！你知道是爲的什麼嗎？」

國材拿着兩個網球拍跑得汗流滿面，氣喘喘地走來告訴以仁，正像一個傳令兵報告司令，敵人將到一般驚惶。

「牌上沒有說明爲什麼開除他們嗎？」以仁繃着眉頭似正在思索一個什麼難解決的問題。

「沒有，僅僅寫着某某等不守校規，侮罵師長，着卽開除，以整校風等字。」

「他媽的！」以仁握緊拳頭在桌上使勁打了一拳。

「你知道他們到底是爲什麼被開除嗎？」

「還不是爲了譚先生。」

「譚先生怎麼？」

「你這糊塗蟲，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風潮不是才發生的，已經鬧了有兩個多月了。」

「兩個多月？鬧的什麼？我真不知道，你可以告訴我嗎？」國材本是急性，現在更着急得像螞蟻睡在熱燭上一般不安，他急於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而以仁總是從從容容的態度，不慌不忙地說着：

「像你一樣，整天只在操場裏過生活，學校裏的一切不聞不問，的確是不對的！下次我希望你不要如此，學校是我們的，每個人都應該負起責任來，不好的教員我們要求學校撤換他，學校設備不完全的要求添置，同學間有什麼問題頂好由我們自己組織學生會去解決，學生應該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一

切的自由……』

『你瘋了嗎？對我發這段牢騷幹什麼？』國材忙打斷以仁的話：『我是要告訴你告訴我，他們究竟爲了什麼而被開除』。

於是以仁慢慢地開始敘述高三的國文教員今年換了一個姓譚的，他是以前上海某大學的學生，思想很新，來學校不久就幫助學生組織了一個文學研究會，並且積極籌備出版刊物。他教得很好，對學生又很負責，因此大受學生的歡迎。有一次他講演中國文壇之趨勢，別班跑來聽的人很多，甚至有幾班完全犧牲了自己的功課不上却跑來聽演講，結果使得那幾班的學生對於自己的教員大不滿意，甚至有馬上要求校長改聘譚先生來教國文的。自然校長不允許他們的要求，而且從這時起就注意這位被學生歡迎的譚先生。後來慢慢地又從別的地方打聽，才知道他就是頂頂大名曾經參加過許多次革命，著有革命文藝五六種，爲社會最大多數青年敬仰的芥雲。校長爲了怕芥雲在學校有了多的羣衆，於

自己的飯碗發生問題，於是第一步在學生面前故意說些譚是如何壞，如何壞的話，使學生不去接近他，但學生偏不受他的欺騙，反更加和他親近起來，結果，譚在羣衆中的影響一天大似一天，許多思想陳舊的教員，在學生中一天天失掉作用了。學生故意提出許多現代青年的苦悶問題要求他們解答。提出許多新的問題請他們答覆，但結果不是他們敷衍着不答，就是大罵學生一頓，說什麼你們都受了某某的毒（這里當然指的是譚先生）。還不好好努力讀書，將來都要走上自殺的途上去的。學生聽了自然不高興，引起許多反感，最近因校長不允許高三成立文學研究會他們派三個同學做全班代表去解釋，說明文學研究會的性質，不料校長不但不聽，反而大罵他們一頓，並且馬上叫校役撕出文學研究會徵求會員的啓事。

『你們如果不即刻解散，我馬上……』他以堅決的態度對付學生，有血性，熱情澎湃的青年自然不甘受屈，於是和他辯論了幾句，結果被開除。

「這太豈有此理了！爲什麼不講道理呢？」

國材聽到這里，忙說了這句不大緊張的話。

「現在還講什麼道理，只要他們隨便說你什麼，你就得做什麼。」

「那不要這樣說，」另一個在隔壁的聲音。因爲僅隔着一層像紙般薄的木板，所以國材和以仁談話他都能很清楚地聽到。「他們也太無聊了，什麼文學研究會，××文學，簡直是狗屁。」

「對了，鬧這些有什麼意思呢？不如好好地閉戶讀書，倒是唯一的救國方法。」

仍是隔壁的聲音，他是一位喜歡國學的黃忠義。

「假若像我一樣每天只管打球，也決不會發生什麼麻煩。」國材也帶着投機的口吻附和着。

「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又是隔壁的聲音，以仁一聽就知道是那位喜歡

看國家論、血痕一類書的易連真。『只要自己喜歡什麼，就可由他去研究什麼。試問：他有什麼權利來干涉呢？』

『對了，對了，老易的話真不錯。』

國材連忙不住地點頭，表示他是第一個同意易連真的人。

『你是什麼都對，但是——』

以仁沒有顧到此刻是在大衆面前說話，他只憑着一時的情感這樣直率坦白地說了下去，但半途又中止了，原因是怕國材聽了難爲情。

『但是什麼？』國材果真發起氣來了，『你當着人家面前，說我不好的話，簡直是侮辱了我。』

他氣得滿臉通紅，摩拳擦掌，像要和以仁打起來一般，但以仁只是微微地一笑。

『好，是我對不起你，讓我向你陪罪吧。』

『用不着陪罪，各人也有各人說話的自由，哈哈』

易連真像在乘機宣傳他的主張一般得意地猶笑。

『老易，不要開玩笑，我們來說說正經吧。』

到底是以仁比別的人不同，無論一件什麼事發生了，他總喜歡以冷靜的頭腦去觀察，科學的眼光去分析。『假若我們設身處地自己變了被開除的主角，應當怎麼辦？』

『要是我，根本就不會胡鬧。』黃忠義到底是黃忠義，他說話永遠保守着「國故」的精神。

『究竟他們是不是胡鬧，我們也應該來研究一下。』

以仁明知和他們說話，等於對牛彈琴，但是他不願一般同學都把這次開除李子藻他們的問題輕輕放過，而且想乘此機會在同學面前宣佈王校長濫用私人，併吞校款，壓迫學生等等黑幕。



『研究牠幹什麼，橫豎不干我們的事。』

大家沉默着像在思索什麼，只有黃忠義一個人反對。

『怎麼不是我們的事，隨便開除學生，禁止學生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這還成什麼話。』

以仁正說到這里，忽從閱報室那邊走進來一個人，他口裏不住地喘着氣，奔進門來就大聲嚷着：

『快去看，外面打死人了！』

『噯！打死人了？什麼事？』

國材連忙從桌上跳下來飛快地跑去，以仁和隔壁的三位也爭先恐後的去看熱鬧。

一塊寫着開除李子藻他們的牌子，被打得粉碎丟在地上。周圍站着全校的學生在觀看，他們差不多個個都氣憤得兩眼冒出火來，恨不得一拳打倒了這個

像專制魔王的校長。教職員和校長的一部分羣衆都在嘖嘖私語站在一邊冷笑。以仁好容易擠上前去找着一位同班問個明白。原來是高三全體同學去要求校長收回成命，只給李子藻他們各人記一大過，但校長不但不允許而且說：『不許再說，否則連你們都開除。』

『好，就開除吧，不開除的不是好漢！』一個同學實在忍不住了才說了這聲，於是校長馬上又寫了開除高三全班的牌子，還沒有掛出，各班派的代表來了，他們也是同樣要求校長取消開除三位同學，結果校長以對付高三全體學生的手段對付他們，於是一時激起公憤，大家蜂擁上前將牌子取下打個粉碎，同時大呼着各種口號，校長見勢不對急忙抱頭鼠竄而逃，教職員也都先後離校，整個的學校歸學生管理，但不到半個鐘頭，鐵甲車來了，帶走了所有文光學校的活潑青年。

一星期之後，他們雖然被釋放出來了，但李子藻等三人仍在過着鐵窗風味

的生活，向校長請願的代表們都被開除了，高三不用說自然是解散的。

學校經過這次大的風浪後，驚醒了在夢裏鼾睡着的青年，他們開始認識目前的時代，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及在現社會底下的教育是怎樣的教育。鐵的教訓，已深深地種在每個熱血勇敢青年的腦中，他們的血，時時在沸騰着，精神時時在飛舞着，前進着！

(五)

『渺渺兮余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

國材正在張開嗓子唸着這兩句辭的時候，忽的一個活潑的情影從他後邊飄然掠過，消逝在那顆高大的古松背後。

『Hollow—』

一種尖銳的聲音從對面傳來，國材一聽就知道這是梅英。

他彎下腰來一步步慢慢地向前爬行着。

『梅！』

快走近樹了，他大叫了一聲。

「呸！嚇死我了，爲什麼你走路不響呢？」

梅英嚇得渾身發抖，心頭突突，她握住國材的手恨不得一口咬死了他。

「……」國材只是望她癡笑。

「差一點我給你完全嚇死了，你知道人嚇人比鬼還厲害嗎？」

又是她的罵聲。

「那你當我是鬼好了。」

國材忍不住輕輕地說了這聲。

「放屁。」

她的手打在國材的臉上，這使國材馬上起了種報復的念頭。

「你打了我兩次了，用什麼來賠償我的損失。」

「用這個。」

她在國材的左臉上又是輕輕地一巴掌。

「真的嗎？」

國材撲上前去第一步握住了她的兩手隨即就抱着她，她也並不拒絕，像隻羔羊般馴良，頭部倒在他的胸前，他從由樹間射進來的月色底下偷望着梅英的兩頰像玫瑰般鮮紅，眼睛似乎在閉着默默地領略愛的滋味。

「英妹！」

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在梅英的眼睛上吻了一下，他說不出此時的快樂來，只是覺得一生未有嘗過這種甜蜜幸福的滋味，他完全醉了，呵，沉醉在愛的醇酒中了！

「材哥！……」

梅英的聲音也在顫抖，國材知道她也到了與自己同樣的程度，他忙將手放在梅的胸部，天呵，這柔軟像棉花般的兩只小乳峯，這突突地跳躍着的心，這急促的呼吸，和週身迅速地循環着的血液……沒有一樣不使國材傾倒動心的。

「英妹，我的英妹呵！」

他倆抱得更緊了，正在做第二次的長吻時，忽然一只鳥從樹間飛過，搭然一聲，梅英忙嚇得身子往後倒了一下，國材也鬆開了兩只緊抱着她腰部的手。

「去坐坐好不好？」

國材的聲音在今晚特別現得溫柔，梅英是生平第一次享受到這種愛的滋味，她羞答答地低下頭來任國材的左手搭在自己的肩上右手放在胸前慢慢地走向國材坐着候她的地方。

「就是此地。」

梅英的眼睛只是望着地下，她並不是看映在目下的花影樹影，而是在咀嚼剛才一幕愛情的滋味。

她隨着國材的身體坐下了。

纔是兩個人坐的，只是中間隔着一道鐵欄，梅英坐在國材的右邊，因此他

們還是照着剛才走來的姿勢國材的右手搭在她的右肩上，左手摸着她柔嫩的乳峯和那顆被愛之火燃燒得跳躍着的心。

「英妹，你是在愛我嗎？」

國材的右手從梅英的肩上移下來抱住了她，只是鐵欄的關係，不能抱得很緊。

「傻子！」

梅英的兩手也緊握着國材的，只是她的頭仍然低着不敢正式望國材，有時也想偷望一下，終於因國材的視線釘着她太厲害了，使她沒有勇氣抬頭。

「怎麼說？」

「不愛你有今晚嗎？」

梅英說這話時的媚態的嬌態，比玫瑰初開的蓓蕾還可愛百倍，國材又想吻她的小嘴了，只是在皎潔的月光下，沒有樹做屏風，究竟有點不敢。



「呵，說錯了，英妹，你是永久愛我的嗎？」

國材的頭倒在梅英的懷裏了，梅英想推開，但祇是想而已，終於不忍實行

『問你自己。』

『真的，你像我愛你一般地愛我嗎？』

『……』

『英妹，我希望你不要只顧害羞，我們不是初認識的愛侶，我們是數年前的老友了，難道還有什麼害怕嗎？』

『是的，有數年的歷史了，難道你還不相信我愛你，像你一般愛我嗎？』

梅英居然胆大起來了，她開始正視望了國材一眼，說話時帶着美麗的自然  
的微笑。

『英妹 我不是不知道你愛我的程度；而是不知道你能否永久愛我。』

『你懷疑我，愛情有變幻的嗎？』

『不是懷疑你，而是向你求愛的人很多，他們都比我好，我怕有一天我的力量敵不過他們，你從我的懷抱裏跑去，不！他們把你從我的懷抱裏奪去了！』

國材說到最後一句，聲音忽的顫抖起來，兩顆晶瑩的淚珠滴在梅英的手背上，這使梅英驚訝得睜大了兩隻眼睛。

『怎麼？你哭了嗎？』

『英妹……』

他的淚像大雨般傾瀉下來了！

莫明其妙的，梅英也流起淚來，他倆忘記了自己在公園，雖然坐的地方是一個極僻靜人跡罕到的地方，可是夜深了回家去的人們總有從此經過的，但他倆是忘記這些了，只是不顧一切的流着淚。

「英妹，你是爲什麼傷心呢？」

國材抬起頭來望着正在抽咽的梅英，呵，上帝，她是如此的美麗，哭後的淚臉正像春雨後的梨花，捷毛內藏着的淚珠亮晶晶地像一串穿好的珠子。

「……」她只是無語地用手帕擦着兩眼。

「英妹！……」

「材哥，我……我永……我永遠……愛你！」

「真的……？」

「誰騙你?!」

她散開了國材的手恨恨地吐出了這三個字。

「呵，呵，我錯了，不該說這兩個字的，英妹，你能原諒我嗎？原諒死愛着你的材哥嗎？」

他像一個犯罪的囚徒在伸着手求救，兩只懺悔的眼睛緊緊地期待她的玉旨

發下。

『下次不要這樣說了。』

她重新握住了他的兩手。

『真討厭，我們被鐵柵隔開了，英妹，來吧，我們坐在一道。』

國材這時的確需要更緊的擁抱。

『不：襪子太小。』

『你坐在我的身上。』

國材明知這話說出，結果等於零，但情感逼着他沒有辦法地說了這句。

『給別人看見才糟糕。』

『此地沒有人來的，何況今晚很深，游人早已回去了。』

『那麼，我們也該回去了。』

『不：此刻還只有十一點呢。』

「你怎麼知道？」

「我看了錶。」

於是國材從褲袋裏摸出一個四十元買來的瑞士表給她看。

「呵，快十二點了！」梅英大叫了起來。

「不要害怕，橫豎今晚是星期六，你學校要十二點才關門，即使晚一點也可以叫開的，至於我更不成問題，常常兩三點由公園歸來都可以叫開門的。」

「怎麼你們學校這樣自由？」

「不！我們幾個常常出外比賽的人，行動比較要自由，門房又和我特別要好，所以每次我去叫門，總不拒絕的。」

「我們走吧！」

「不，再坐十分鐘好不好？」

「此地離學校很遠，又沒有電車，我們慢慢地走去吧。」

「……」

『在路上也可以談話的。』

梅英見國材不做聲，又補上了一句。

※

※

※

他倆自三海公園出來已經十一點三刻了，馬路上除了一二個叫着買油燭的苦力外，靜悄悄地沒有半點聲音。

一陣冷風帶來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味。梅英冷得打了個冷戰，國材趁勢抱住她的腰。

『不要這樣，給人家看了，不像樣。』

『誰看見，馬路上只有我倆呵。』

『前面就是警察。』

『好，到那里再鬆開吧。』

究竟是出席過全國運動會的選手，她不像一般女兒家的扭扭妮妮，她是多麼大方呵，僅這一點也夠使國材傾倒了。

他倆一邊緊靠着身子走着，一邊談着在公園沒有說完的話。

梅英生怕國材不放心，所以又鄭重說了一遍：

『我們關係是和一般人不同的，我們有了將近十年的歷史，而又彼此的個性嗜好都相同，你又是這般愛我，能爲我犧牲一切，難道我還想另去愛別人嗎？』

『英妹，我絕對相信你，不要提起那句話好嗎？我相信你是永久愛我的，正和我愛你一般，呵，英妹，我們是世上頂幸福的人！』

『材，你看天上的月亮吧！』

梅英抬起頭來望着高掛在蔚藍色的天空裏的明月。

『她照着世間一對幸福的愛侶。』

「……」

梅英望着國材嫣然一笑，這笑呵，勾去了國材的靈魂。

「明年畢業後你打算進什麼學校？」

快走近梅英的學校了，忽然她這樣問起國材來。

「燕京或者清華。」

「告訴你家裏了嗎？」

「他們知道，而且學膳費是不成問題的。」

「好，祝你的前途遠大！」

「我也同樣的祝你。」

走近校門了，梅英用力一握國材的手後，說了聲再會，像小鳥般跳進去了，這時雖然過了十二點，門却還開着小半邊。

「好像特地開門等着梅英一般，真湊巧。」



國材望了最後一眼附中的校門後，悵悵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自己的歸程。

『洋車！』

他實在走不動了，看見前面拐灣處放着一輛洋車，他用力叫了一聲。

『到那兒？』

拉車的飛跑過來了。

『南池子，文光中學。』

『八串錢。』

『瞎說，給你三串吧。』

『先生，路遠呢。』

『誰不知道，不要嚙哩嚙嘛，給你四串吧，去就去，不去拉倒。』

『先生，夜深了，多加幾個吧。』

他跳上車了，車子很快地又經過三海公園，他望了望開着的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唉：什麼時候我們再來呵！』

他心中充滿着快樂和希望，但猛然間又想起了梅英問他升學的話。

——唉！明年還不知能否升學，父親說如果我不回去和趙小姐結婚是要斷絕我一切費用的，到那時我怎麼辦呢？

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婚事，國材馬上會焦急得哭起來，他是個特別性急的人，在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什麼婚姻問題，最近身體的發育跟着時光的進展而一天天與小時不同起來，他內心裏常感到空虛，每次看見公園裏，馬路上或者影戲院裏一對對挾着的愛人常恨自己爲什麼沒有這幸福，雖然梅英待他超過了一般友誼，但究竟還沒達到像今晚一般的快樂。

——呵，多麼甜蜜的快樂的，永遠不能忘的一九二九年的九月十八夜呵！

他又浸在幸福中了，他忘記了家裏的婚姻問題，只想着以後他和梅英的一切。

『先生，到了。』

他恨洋車夫的粗魯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想。

給了錢後，他迅速地跑回寢室，同學們都呼呼地打着鼾，國材足足到三點鐘才勉強入睡。

這夜他是沈醉在生平未有過的甜美的夢境裏。

(六)

國材回到家來今天是第三天了，他天天想和父親提到明年升學的事，但苦無機會，因為距過年的日子很近，來往清賬的人很多，老太爺是無時不在忙中，他在這三四天內已經收到了三千多塊錢的利息，他很高興，連李麻子的三元半錢都要來了，到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又可大大借去，利息比今年更多一倍，如此下去，王村的田不愁通通買到手裏。

一天下午他吃完晚飯後正在火爐邊抽着水煙，兒子國材堆着滿臉笑容跑來坐在他的右邊。

『爹爹，借去的錢，都還來了吧？』

他像女孩子般溫柔，但老太爺反板起副嚴重的面子回答他：

「都還來了，問牠幹嗎？」

「明年我想升入大學，」

「……」

老太爺只是抽他的煙，好像沒有聽到的一般。

「爹爹，時光真過得快，我明年暑假就要畢業了呢。」

「畢業就畢業，有什麼稀奇！」

國材明知今天的談話沒有好結果，但他到此時非說不可了。

「爹爹，你說我學什麼好，論學校還是燕京和清華好，但是如果學政治法律就只有到法政大學去。」

「升什麼大學，明年春天結了婚後就不要去讀書了，要你大舅或者哥哥介紹你一個事情做做，儘讀些書有什麼用處？」

老太爺的這幾句話，在國材看來簡直是一聲晴天霹靂，他夢也沒有想到父

親不讓他升學，更沒有想到結婚是如此快的，至早也總要到明年暑假，誰知就是春天。

「怎麼？春天結婚？」

他驚訝得幾乎全身戰抖起來。

「你母親沒有告訴你嗎？日子已經看好了，三月初四。」

「我沒有畢業，怎麼能結婚的？」

「向學校請假好了，能夠允許，一星期後再去，否則就退學回來。」

「那怎麼行，只差三個月的功夫不畢業就退學，不是全功盡棄嗎？」

「回家來還不是可以自己自修嗎？」

「但是，文憑呢？而且哥哥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我當然不能例外。」

「不管什麼大學不大學，總之你的老婆是非娶來不可的！」

老太爺已經從大兒子那里得知了關於國材和一個女子戀愛的消息，他想不

趁這個時候迫着他結了婚，將來一定會鬧出什麼亂子來的。

『娶老婆，這時還太早。』

國材的心跳得特別厲害，他的呼吸頓時急促起來，他害怕有什麼不幸的事馬上發生，然而態度却假裝得很鎮靜。

『還說早嗎？虧你才說得出，二十一歲了還不應結婚嗎？趙小姐和你是同年的。她也到了要結婚的地步，我去年就想催你回來，只是那時的經濟沒有充分預備，今年是一切不成問題了，你只管準備回家做新郎。』

老太爺的嘴上浮着一點點笑容，然而兒子的心上却像刀一般在刺。

『……』

『不過現在是不成問題了，我自有我的辦法。』老太爺見兒子不做聲，自己像開了話匣子一般自言自語起來，『聽說前不久你還說出不滿意趙家婚姻的話，真是放屁！人家唯一的千金給你這無用的東西做老婆，不是看我和你哥哥』

的面子，你那有這樣驕氣！」

「……」

「哼！虧你才說得出那樣不要臉的話來！」

「……」

國材幾次想說話，但不知爲什麼老是張不開嘴來，他的頭低在胸前，兩眼望着由爐縫內發出的火光發呆。

「有什麼話對我說嗎？」

父親的威權，這時更大大的顯示出來了。

「爸爸，我……我不能……」

國材的聲音咽住了，他無論如何不能繼續下去。

「不能什麼？真的要離婚嗎？那里學來的洋派？」

「爸爸，我……我不能……和趙小姐結婚。」



雖然淚珠充滿了他的兩眼，但他終於有勇氣吐出了這最嚴重的一句。

「爲什麼？你說吧，」

「我和她連面都沒有見過，更不要說到愛情。」

「什麼？愛情！不結婚那里會發生愛情？況且她父親自己教她讀了很多書

，哼！她比你還強，只怕她嫌你學問淺，你還敢瞧不起她嗎？」

「不是瞧不起她，而是我們根本沒有結合的可能。」

「你敢再說這話嗎？」

「……」

國材心裏想着，不但敢說，而且有勇氣敢做。

「什麼東西，在外面學得一點皮毛就大講什麼自由戀愛，反抗家庭，試問你沒有家裏可以活嗎？不給你錢到那里去找飯吃，找學校讀書？沒有每年給你的七八百塊，你的錦標從什麼地方得來？你的一切都仰給家裏，沒有我，你

可以活嗎？」

「送兒子讀書當然是父母的責任。」

真是出人意外，國材在這樣父威之下也居然一步步胆大起來，說出這樣勇敢的話。

「哼！責任，不送你不送你，你還有什麼辦法！你的生死權操在我的手裏，敢反抗嗎？有力量反抗嗎？」

「我沒有要怎樣反抗，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和趙小姐結婚。」

「那麼，你打算怎樣？」

「自然和她解除婚約。」

「哼！解除婚約，有這狗胆嗎？」

「一分解除！」

國材越來越氣了，起初他想和平解決，但現在父親罵得太凶，甚至說出什

麼狗胆兩字來，簡直是給他一個莫大的恥辱。

『好，看老子是不是准你如此！』

老太爺忽的站起來在桌上用力拍了一下，這使得國材的母親和二哥嫂嫂都走了過來。

『什麼事？爸爸。』

大少爺連忙低聲和悅地問。

『哼！真想不到你這混蛋有這大胆子！』

老太爺的臉並不望任何人，嘴裏一面含着煙捲，一面咕哩咕嚕的罵個不休

『什麼事，告訴我們吧。』

老太太更比兒子的態度來得溫柔。

『爸爸，不要氣，有什麼可以講出來，三弟年輕如果得罪了爸爸的地方要

他陪不是好了。』

到底是這個可愛的大媳婦，她的嘴上永遠像塗着蜜一般甜。

『這混蛋居然敢提出和趙家解除婚約的話來，真是豈有此理！』

『唉：快不要這樣說，給別人聽見，馬上會傳到趙家去的，人家看得起我們才把惟一的千金許配給你。小姐生得像仙女般美麗，而又讀了很多書，你娶得她做老婆真是幸福，還有什麼不滿意嗎？』

老太太的話是對兒子說的，因此視綫也是落在兒子的身上。

『唉！三弟，快不要說這樣孩子氣的話，我們姑嫂都要三弟媳來教導我們呢。』

這時國材聽了他大嫂的話，倒有點欲哭無淚，欲笑不能的苦痛，但他仍低着頭不做聲。

『你不要中了自由的魔，要知道在外面遇着的女子他們的情感是靠不住的

國材真萬料不到他的哥哥也會說這樣的話。

「你自己呢？不是也在外面亂姘嗎？」他想以這話回復他的哥哥，但因了大嫂在旁他忍耐着沒說。

「怎麼？他在外面認識了什麼人嗎？」

老太太很驚惶地問。

「沒有，不過我是說，假若他有什麼人那是靠不住的。」

「對了，你哥哥的話是對的。」

母親很高興地接着說。

「他自己呢？你問問他看。」國材實在忍不住才說了這聲。

「我怎樣？有什麼證據給你拿着嗎？」

「然則我又有什麼證據給你拿住了？」

「你和那個女人在東來順吃飯，你以為我沒有看見嗎？」

「那有什麼關係，她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學，也是……」

「也是你的老婆嗎？」

「噤，將來……」

國材不住地點着頭，故意裝出笑容來向他們示威。

「真不要臉！」

「哼！你自己才不要臉！」

「我怎麼？我怎麼？」

他們幾乎打起來了，大哥怒氣沖沖向國材的身邊走去做着要打的姿勢，國材也站起來準備着和他戰鬥。

「有什麼事好好地講，何必動手動腳。」大嫂扯住了她丈夫的手，老太太也忙扶着國材走進了客廳。

「孩子，你不要胡鬧，趙家小姐是多麼美麗聰明而又很能幹呵！得着她，真不知你前生修過多少福，積過多少德來。你要快活，有了她，我們一家都覺得光榮。」

老太太坐下來了，很殷勤地望着她的兒子，着。

「媽媽，你不知我心中的痛苦。」

國材滴下兩顆淚珠了，這是他生平第二次的流淚，第一次是和梅英在三海公園的晚上，不過那時是快樂的有代價的流淚，而這次却是無代價的痛苦犧牲了。

「你有什麼痛苦，有那樣的好老婆，將來只有幸福的，呵，誰都羨慕你呵。」

「把我的福氣讓給別人吧。」

「傻子，只有你才能消受得起！」

『我不能消受，媽媽，我正爲這事痛苦呢。我非和她離婚不可，否則寧可自殺。』

老太太這時的確有點莫明其妙了，她從來沒有見國材有這樣的嚴重態度，而且到底爲什麼國材不喜歡趙家的那位小姐，難道他另和什麼女人姘熟了嗎？她心裏想着。

『你在外邊討了一個嗎？如果不能退掉，就把她當作小好了，趙小姐是大的。』

『媽媽，不要說侮辱人家的話。』

『侮辱？這是侮辱她嗎？我是看得起她才這樣說，不然早已要你一棍打死她了。』

『唉！我的天！』

國材倒在沙發上了，他幾乎失掉了知覺，他想假若梅英聽到了這些話，一



定馬上會氣得自殺或者殺死我。

「英妹，你知道你的材哥在跪着向你懺悔嗎？母親侮辱了你，她是個不懂事的舊式婦人，她不知道我們是如此純潔偉大的愛，她也不知道愛是什麼，唉！英妹，我此時的苦痛你知道嗎？……」

他完全暈過去了，母親還以為他昨夜沒有睡好，要他好好地到床上去躺一下。

「你出去吧，媽。」

他好容易掙扎着說出了這句。

母親帶關門走了。房裏留下孤獨悲哀的國材在啜泣。

自從他入世以來這要算是第一次受到重大的打擊。他開始嘗到悲哀苦痛的滋味了，在學校時他沒有想到父親是如此厲害的，他想假借要從大學畢業後才結婚的理由拒絕婚事，等到考進了學校拿倒了錢再做商議，或者竟「逃之夭夭

「也未始不可。更沒想到他和梅英的事已被父親知道的。」

——唉！該殺的大哥呵，你不是每晚去八大胡同嗎？你不是姘識了一個姓金的嗎？我們純潔高尚的愛情，你爲什麼拿來在他們的面前侮辱我，侮辱我的英妹呢？

他握緊了拳頭，他的血液沸騰，臉部發燒，他想弄個炸彈炸死他哥哥父親，母親，嫂嫂，甚至炸燬了整個的故鄉。

他明白以仁常和他談到的封建思想了，他現在自己親身嘗到了封建社會壓迫的苦痛，他在計劃，第一步怎樣脫離家庭拿到錢走；第二步怎樣和梅英結婚，組織家庭。

這夜他完全沒有睡，腦筋裏只是想着怎樣脫離家庭的問題。

和趙小姐結婚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丟開一切不說，只就沒有愛情，她不會打球這點上，也決沒有做國材的老婆的資格。

「到底怎麼好呢？」國材開始尋思了。「父親是這樣頑固；他們的勢力又如此之大，我要反抗，的確只有失敗的，要想解除婚約無非出走。但是錢呢？旅費即使可以想法弄到，但走出去以後呢？怎樣生活？住學校當然不可能，去做事又沒有人介紹。說良心話，即使找到做事的機會，我有什麼能力負擔起責任來呢？這幾年中的學生生活都是犧牲在打球和愛人玩裏面，我一點也沒有求到什麼知識，甚至一封請人找事的信我都寫不通，除了寫幾句公式的親愛的愛妹妹的情書外，文學科學都一無所長。那怎麼辦呢？脫離了家庭之後我往何處去呢？」

——不脫離嗎？非和趙結婚不可，呵，她是個多麼和我絕對不能調和的女子呵，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她的性情嗜好我一切不知道，這且丟下不管，重要的是和她根本沒有愛情，絕對不能同居。而且我有我的梅英，她是多麼健康，天真活潑，美麗的安琪兒呵，我和她結了婚才真是人間的幸福。我愛她，我

刻不能離開她呵，她簡直是我的生命的主宰，我的靈魂的歸宿，沒有她，我就沒有了一切；我是她的，她也是我的。但是英妹，如果我脫離了家庭，拿什麼來同你結婚同居呢？我們去死了吧，一同抱着跳海死了吧。

假若我用一個計策，面子上承認和趙結婚，等到拿到了錢再逃走出來永遠不回去這也是一條出路，但是他們已知道我的祕密，他們一定沒有多的錢給我，而且和那個傢伙結婚，怎麼對得起我的梅英？即使她能了解我的苦衷，原諒我這種愚蠢的犧牲，但她的家裏怎麼肯答應呢？她的婚姻也不能由自己做主的，假若我退掉趙了，當然沒有問題，她可馬上和我結婚，可是問題就在這裏，我怎樣退掉她呢？……」

國材到了肝腸寸斷的地步了，他流了不知多少的傷心淚，他有自殺的可能，只是沒有手槍，甚至他身邊連一把裁紙刀都沒有。

——唉！上帝，叫我怎麼辦呢？

.....  
.....

(七)

短短的三天春假，在國材看來比三十年還長。

他已經從家裏脫逃出來了，暑假的升學問題，在他看來是當然不能解決的，即使和家庭妥協也不能達到希望。因為他父親已經下決心不送兒子讀書了，他說大學畢業生比中學畢業生要壞，而從外國回來的博士碩士，更比大學畢業生要壞，因此他天天在切齒痛心地罵一般讀書的人。

他是痛苦到不能生存的地步了，丟開升學問題不談，目前畢業考試這難關將怎樣過去呢？以前每回考試都有以仁代他 *in his*，監考的先生也一點不嚴格，有時僅僅一個主試者照例在教室巡遶一下，因此學生看的看書，遞的遞稿，眉來眼去，交頭接耳，種種怪現象都暴露出來了。這次畢業考試是多麼嚴重呵，

功課要考六年所學的，雖然只有文理兩班畢業，却害得他們組織了一個四十多個教員集合的考試委員會，題目是由各科教員撰定幾個後交給考試委員會審查後再決定。監考的人自然都是委員。

——天哪，以仁走了，我對各科又毫無半點把握，這難關，將怎樣過去呢

國材沒有一分鐘不在愁着這比鬼門關還難過的考試難關，他什麼方法都想盡了，無論如何沒有方法可以解除他的困難，雖然最近譚義和他要好，別的同學也可幫助他一點，可是監考的這樣嚴，怎麼能辦到呢？

人每到困難和受到什麼痛苦時，總是想起他的親人，尤其會想着他的愛人，沒有愛人的也會想起他的父母，兄弟或者朋友來。國材這時對家裏固然是完全絕望，而於以仁也沒有什麼希望，因為以仁自從寒假回去僅僅來過一封報告他病的簡單的信後，國材一連寄去四封信都沒有回音。不知是病死了，或者聽

不起自己而故意不睬他。現在國材唯一的希望只有梅英。

呵，梅英是他的生命的主宰，梅英是他的上帝，梅英是……

這的確是使他最傷心的事，有人在街上看見梅英和一個穿得極漂亮的西裝少年並肩走着而且表示極驕傲的樣子。

——不！我的英妹決不是那種朝秦暮楚的女子，她是永遠愛我的，我相信她，比相信我還厲害。

——呵，我真能斷定她不變嗎？她真的這樣死心塌地愛我嗎？海誓山盟的愛侶有幾個不是到後來破裂得像仇敵一般呢？她是一個女子，而且是個特別熱情爲社會一般人所注目的女子，難道不會被愛神的引誘另去製造一幕嗎？她有這樣美麗，活潑，天真，坦白而又擅球術，熱情……呵，她簡直是天上的安琪兒，她沒有一處不使人愛的，性情也好，而且一點也不驕傲，她從未得罪過一個人，即使向他求愛而她愛的人，也從未給人難堪，她是以微笑來回答人



家的淚，也以微笑接收我愛她的心。呵，她是世間最可愛的女子，應該有一個配得上的人去愛她。我有這樣幸福嗎？我憑什麼資格去愛她呢？除了會打球外，什麼學問都沒有。我在她面前還表示出我的聰明，我的遠大的志向，我的升學的計劃，可是現在呢？我能升學嗎？經費在那裏？憑什麼能力去考學校？即使考學校可以請人代考——國立大學如果不成功，私立的是不成問題的。可是錢呢？和家庭妥協嗎？怎麼對得住我的英妹呢？而且即使她能諒解我，我的家裏也未見得送我入大學，那麼怎麼辦呢？我以什麼去得到英妹呢？她是答應我由大學畢業後才結婚的。唉！我怎樣可以踏進大學的門呢？

——假若我在這時能夠找到一件每月二百元至一百元的事做，我也能維持我和英妹的生活，我們也有結婚的可能，可是這職業往何處去找呢？茫茫人海，我認識幾人？和父兄有關係的人，他們是不同情我的，我的朋友他們都在求學時代，而且他們是不顧你的困難的。有錢請他們吃飯看電影時，他們和你

很親蜜地來往小王，網球大王，隊球健將的叫個不了，可是等到你落魄時，他連認都不認識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向何處去找職業呢？

——而且我是一個未畢業的中學生，我的學識又如此淺薄，我能幹得來什麼事呢？教體育嗎？去小學校我是不幹的，薪水又小，我又不耐煩和孩子們廝混，況且以我這球王去教小孩未免太埋沒天才了。教中學嗎？有誰請我呢？不說出洋，大學畢業的資格是應該有的。然而我，唉！我是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學生呀！雖然只差三個月了，也等於畢了業，但是現社會的制度他允許你這樣嗎？他要的是資格，是文憑。要是我能畢業也好，問題就在這裏，我不能畢業，而且找事做是馬上要解決的問題。

更困難的，是梅英還不知道我最近發生的問題，她不知我家裏有未婚妻，不知我的父親對我如此厲害，更不知我是如此害怕畢業而不能升大學。唉！我太對不住她了，爲什麼不早和她訴說一切呢？爲什麼不赤裸裸地對她呢？我們

既相愛到了這個程度，而且我在世上除了她沒有第二個可以說出心事的人，雖然以仁還勉強可以，可是他不在此，而且誰敢担保他此時不是拋棄了我呢？梅英既是非終生的愛者，爲什麼我要隱瞞她呢？要是她真愛我的話，一定會了解我的苦痛，一定會幫助我跳出火坑，她更會以她的熱情鼓勵我前進，以她的微笑，消去我的眼淚，以她溫柔的手撫摸我受創的心，她更會倒在我的懷抱裏緊緊地抱住我狂吻，允許和我過着艱苦的飄泊生涯。呵，真的，只要英妹愛我，只要她要我去做的事，我一定聽她的話，像忠臣奉了國王的命令一般，假若她願意我去幹一件小事情，我一定不怕羞恥，不！我一定爲她而忍受羞恥，但是她未必要我去幹那樣的事吧，她是要我進大學的啊！

.....

國材的腦筋越來越亂了，起伏着的思潮簡直像潮水一般時退時漲。他的情感像亂麻一般繁雜，腦漿像要從破裂的腦袋裏爆發出來一般，頭上像頂着一塊

巨石而且痛得很厲害，眼裏的視線更看不清什麼，他只覺得前面是一團的黑，難道是象徵他的前途嗎？

——唉！他吁一口長氣，頹然地倒在床上。

因為幾晚失眠，思想過度的原故，精神異常疲倦，他躺下後就朦朧地睡着了。

好像是在北海的公共體育場，七八個青年男女在打網球，他們都一個個活潑潑地的笑着，跳着。有的玩鞦韆，搖木船，或者騎自行車。

『Out line』忽然國材聽到這尖銳的聲音，呵，這不是梅英嗎？那穿淺藍竹布短衣，黑裙，白球鞋的天使，不是梅英嗎？

『梅英！』他拚命地走上前去叫了一聲。

『？』

那女孩對他瞪了一眼，並且做着要罵他的姿勢，幸而他知趣，很快就跑開

了。

「這人真像有神經病似的，不清清人就亂叫。」國材彷彿聽見那女孩在偷着罵他。

「嘿，他好像是那位頂頂大名的王國材。」

「真的嗎？」

「很像，而且他剛才不是找梅英嗎？她是他的愛人。」

「那麼現在他這樣表示着驚惶失措的樣子，該不是失戀吧？」

「那——誰知道。」

這些話也被國材聽到了，但他並不難受，他想這些王八都是××中學的，只有他們才這樣淺薄無聊，喜歡說長論短，好管閒事。

他迅速地離開這討厭的操場向五龍亭跑來。

「喝，坐在中間亭子的那個穿米色嘩嘩長袍的不是梅英嗎？那婀娜的姿態

，斌媚的天真，和天使般的微笑，一定的是她，不錯，一定是她！

『梅英！』他又像剛才一般冒昧地走上前去。

『哈哈，你認錯了！梅英沒有來呢！』

——這分明是芝華的口音，怎麼？她和誰來的，這坐在她左邊的是新得到的愛人嗎？爲什麼她不愛以仁呢？

『呵，原來是你，只怪得我在太陽光下晒暗了眼睛，所以看不清，請恕我的冒昧。』

『不，不！那沒有關係，這樣才真表示出你的愛她。不過我告訴你，近來不知爲什麼她很煩悶，我正想問你，你們之間，該沒有什麼意見吧？』

『沒有，沒有，不過我最近因病有兩星期沒有寫信給她，也許她以爲我有什麼不好，其實我是始終如一對她的。』

『那當然，我早就知道你是如此愛她的。』

「她呢？」

「當然也是一樣吧？」

「呵，有了當然，爲什麼還說「吧」呢？」

「國材昏迷了，他不知芝華說那些話是什麼意思，難道真的有什麼變故嗎？」

他又覺得芝華說話的態度，不像往日一般真摯坦白，而像譏諷人的樣子。

——也許梅英愛上了另一個人又覺得沒有方法擺脫我，所以煩惱吧？去，

我一定問芝華此刻梅英在什麼地方，我要找她談話去。

「你知道梅英在什麼地方嗎？」

他又跑回來問她。

「好像沒有出門，大概在學校吧？」

——又來一個「大概」，這到底不知芝華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管她，

且去學校找梅英去。

的凍！天呵，國材失足在海中了，爲了只顧拚命地走路，他從石橋上掉了下來，全身都濕了，眼睛鼻子耳朵裏盡是水，絲草遮住了他的眼睛，使他怎樣掙扎也不能打開，正在張着嘴大聲叫喊救命的時候，他醒了。

昏黃的電燈，放出慘淡的光輝，桌上的小鐘發出的搭的搭的淒涼的響聲，這在國材看來簡直是替他敲着喪鐘，他恨不得一摔手在地上打個粉碎。

「小王，你爲什麼不吃飯？」

同房的李君正在洗好了臉拿着手巾回來這樣驚訝地望着正在揉眼睛的國材問。

「吃什麼飯？」

國材只是機械地回問了一聲，沒有望他，也不注意。

「我怕你睡昏了，這晚了還不知吃什麼飯？」

李君帶着譏諷的口吻，但在國材看來毫不覺得什麼。



「那麼你是吃完了晚飯嗎？」

「當然！小傻子，你還不去吃，就沒有了。」

「唔。」

他穿着身上睡纏了的衣服匆忙地跑去校門，腦子毫不加思索地命令兩只腳向附中走去。

——這樣走去太慢了，還是坐洋車去吧，電車也來不及等了。

於是他跳上了一輛洋車，五分鐘後就到梅英的學校。

「會誰？」號房正在清理信件，現着不耐煩的語氣問他。

「林梅英小姐」

「她不在校。」

「你怎麼知道？」

「她清早出去，此刻還沒有回來。」

『你去看看，也許她回來時，你沒有看到。』

『沒有的事。她每次回來都要來此拿信的。』

『她今天有信嗎？』

國材忽然換了一個問話的方向。

『有的，在這裏，兩封。』

國材的眼睛很快地落在號房指着的信上，一封是她父親寫來的，一看封面上的官銜就知道，還有一封，這是誰寫來的呢？粉紅的信封，寫着秀麗整齊的筆跡，反面貼着的心形的小花。『本城李絨。』李什麼呢？李大成嗎？梅英討厭他的，而且從未聽見過他寫信她的。李自強嗎？他的母親死了回家去了，即使有信來也不會由本城寄。他的表哥李允榮嗎？信封是用公安局的，而且也不會寫這樣的漂亮字，那麼這是誰寫的呢？梅英每次別人向她求愛的信都給我着，這次看她怎樣？是否照樣給我着。……

國材完全昏迷了，他癡望着這封信發呆。

「喝，你又找梅英嗎？」

這突如其來的喊聲，使他立刻恢復了原態。

「呵，原來是你，王小姐，梅英在校嗎？」

「好像不在？」

王小姐現着思索的樣子，但立刻又補上一句，「沒有吧？」

「因為我有事非找她不可，勞駕叫老媽替我去找一下好嗎？」

國材帶着哀求的語氣，誠懇地向着王小姐。

「不要客氣，我自己去找一下好了。」

「好，勞駕勞駕。」

國材望着王小姐的背影在走廊上消逝了之後，不覺地微喘起來，他想這回一定能夠見着梅英。號房是太可惡了，他不去找，偏說不在校，也許此時她在洗

澡，也許她在鋼琴室裏練琴，也許她在打球，說不定她還在給我寫信呢。

『沒有，什麼地方都找到了，她的確不在學校。』

王小姐的話，不但打斷了他的思想，而且使他完全絕望了！

『呵，對不起，害你跑了一趟，勞駕勞駕。』

他轉身欲走。

『這樣忙嗎？去會客室坐坐好不好？』

王小姐照例的應酬，在此刻的國材看來簡直是給他侮辱。

『再會！』

口裏雖說着再會，心裏却想着：「哼！你憑什麼資格留我坐一坐呢？只有我的梅英才能留住我，即使是冷清清的會客室，在冬天我也願意和她對坐幾小時，甚至一天。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姑母家去了，還是她的好友莉雲那裏？莉雲

在後孫公園，我自然先就近的去找，好，決定去那裏！

✽

✽

✽

一陣鈴聲響後，裏邊走出來開門的不是李媽，聽脚步声，是梅英的姑母。

『誰？』裏面的聲音。

『我。』他聲音有些顫抖了，但一想到即刻會見到梅英，不覺精神百倍起來。

『哦，聽聲音知道是你，你來找梅英的嗎？』

姑母的笑容今天顯得特別，國材又不高興起來。

——奇怪，怎麼凡是我到的地方他們都知道我是尋找梅英呢？

『不是找她，我是來找碌弟的。』

他故意裝作很鎮靜的態度，希望之光，仍浮在他內臉上。

『碌也出去了，梅英很久沒有來，我還以為她和你玩得忘記了我們呢。』

『沒有沒有，我病了兩個多星期沒有見到她，今天去她學校沒有找着，不知上那兒去了。』

『是吧，你是來找她的。』

國材的臉紅了，他後悔自己說話太不留心。

『不！不！今天我的確來找碌弟去玩的。』

『玩？這晚了還往何處去玩？』

『不！我想找他看八點半的電影去。』

『謝謝你，他今晚要十點才回呢。』

『那麼，我走了。』

『不坐一會嗎？』

『不！再見！』

——真倒霉！梅英既不在這裏，和她說許多話幹嗎？到莉雲那裏時我一定

叩門就問「梅英在這裏嗎？」

車夫像懂得國材的心理一般，走得特別快，不到三分鐘就到了永光寺中街。

「站住。」

車子在三十二號的門口停住了。

這回他還是沒有勇氣做到他所想的，見到莉雲時，很不好意思地說着：

「莉小姐，今晚有空嗎？我想請你和梅英看陳艷秋的紅拂女去。」

「不敢當，請梅姐去吧，我今晚還有點事呢。」

莉雲居然也客氣起來，國材知道她是故意的，要在平時早已喜得跳起來了，況且陳艷秋的戲無論什麼她都喜歡看的。

「我不相信會這樣湊巧，剛剛碰着我請客，你就有事，不要客氣，請去吧。」

1

『不！對不起，我實在不能去。』

『唉！小姐不享臉，有什麼辦法呢？』

他走後又轉了回來。

『你今天看到梅英沒有？』

問這句話是怕莉雲故意將梅英藏起來，所以又回轉去問了一聲。

『不！好幾天沒有見到她了，我的功課很忙，也沒有去找她，你是常和她在一塊的吧？』

『不！也不常見。』

他走了，頭也不回地走了。

——唉！兩處都不在，她到底往何處去了呢？呵，也許去看電影去了吧？

今天中央開演紅髮女郎，她是最喜歡克拉寶的，一定的去看這片子去了，此刻正是演完的時候，我去當然可以遇到她。



他又坐上原來的洋車，走到了中央影戲院的門口，跳下車來忙往裏面一看，喝，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除了空着的一排排的椅子外，便是幾個打掃地上的茶房。

——呵，演完了她大概回學校去了吧？

於是車子又拉到了附中，跑進門房，梅英的信還是照樣擺在桌上，知道她一定還不會回來，但終因放心不下，又問了一聲。

「林小姐回來沒有？」

「沒有！」

號房的聲音更來得粗硬，這差不多使國材氣得冒出火來，他恨不得一拳打死這禿頭老鬼。

「沒有就沒有，要你這樣粗聲怒氣，幹嗎？」

他在拉袖子，握拳頭，做着要打的姿勢。

「先生，我不能爲你而另生過一個嗓子，我說話素來是如此大聲的。」

號房本來是凶惡的，現在更逞威起來，他以勞動者的資格向先生們示威，本來是革命時代必然有的現象。但此時的國材是不管這些的，他好像號房故意藏着梅英不使她和他見面一般，因此特別恨他。

「你不應對我發氣！」他在桌上大拍了一下。

「我對誰都是一樣。」號房也站了起來。

這時要沒有旁邊的另一個聽差拉住號房，他們真要打起來了。

——唉！何苦呢？花費時間在這里和這王八關，實在不值得，不若趁這時往真光去看一下，也許她正從那邊走來吧，因爲真光今天正開演璇宮艷史，這片子雖然我同她看過一次，但她最喜歡那幾首歌，尤其是夢裏情人，一定他去看這片子去了，我去到路上等她吧。

他又來到西長安街了，電燈像白晝一般亮晶晶地照着，電車來往的響聲，

震動得他的耳朵一陣陣發痛……

『先生，還到那兒去？』

車夫不耐煩起來，趁着等待電車經過的當兒，他問國材。

『就在此吧。』

他從口袋裏摸了一大把票子給車夫，自然車夫來不及數，也更不會爭。國材的眼睛只是望着從東邊走來的洋車和電車。還好，他站着的地方正是梅英下車到學校去的電車站。

——這次一定能遇着她了！

他微笑着摸出表來一看，呵，快八點半了，怎麼我在路上花了這多時間？電影是早完了而且只差幾十分鐘第三場又將開始，不過梅英一定會碰得着的，因為她看完電影會去吃飯，吃了飯後，當然是這時候了。

——是的，我想得不錯，她一定此時坐在電車或洋車上了。

——她是一個人回來還是同別人？要是她一人的話，我會不顧一切地上前將他抱住，問她爲什麼看電影不請我同去，而且這久不給我寫信。要是他一位女同學去了，我也有勇氣叫她先下車來同我到公園去坐，哼！坐下來我一定不睬她，或者故意走開，一直等到她來拉我回去，抱住我狂吻，叫無數聲哥哥我才饒恕她。但是假若她同一位男同學呢？那也沒有多大關係，我只當做去找一位朋友回來碰到了她的一樣，隨便說一聲要她去我學校玩好了。但是假若我看到的是她和那位別人說的西裝少爺在一塊呢？我將怎麼辦？唉！那時我一定會暈倒在地上，假若情感還厲害一點，我馬上可以讓汽車撞死我。總之，我是不願再見到她了的，我也沒有力量再生存下去，唉！失掉她就等於失掉了我的生命！

嗚！嗚！嗚，一輛汽車駛過掀起滿地灰塵使得他睜不開眼來。

——唉！我的英妹，該沒有在那部汽車裏吧，爲什麼聲音叫得特別凶，好

像向我示威一般呢？難道那西裝少爺聽梅英說我站在此地所以故意叫車夫鳴着喇叭向我示威，表示他有錢請我的英妹坐汽車，而我連坐洋車都坐不起站在此地等電車嗎？

——不！我不應該這樣胡思亂想，我尤其不該侮辱我的英妹，她決不會如此做的，即使她的閨親戚請她坐汽車去看電影，她見到了我也會好好地招呼我同去坐的。她從未驕傲過，而且我也並不是個窮小子，但是天呵，現在？還有將來？……

想到這裏，他痛苦得要流出淚來，然而爲了候梅英的來，他忍耐着，春夜的風還是和冬天一樣一陣陣吹得他不住地發抖，加以他出門時忘記了穿夾大衣，所以更覺得冷風浸入骨髓。

所有從他身邊拉過的洋車，他都仔細地看過了，沒有梅英，下電車的也是一樣。

——呵，大概沒有希望了！

雖然他還想鼓着最後的勇氣再跑回學校去找梅英，然而他想起了剛才和號房吵鬧的一幕，而且看錶已經到了九點五十分，即使梅英在校，號房也不許會客的。

——還是回學校去給她寫封信吧。

決定之後，他蹣跚地一步步向前移動；奇怪，今晚他的脚不知爲什麼這樣沉重，像千斤重的担子駝在肩上一樣，用盡氣力都拖不動，而且走一步好像要向後退兩步的樣子。

『洋車！洋車！』

這次任他叫多少次也沒有這尖的耳朵能聽到，因爲他的聲音是這樣渺小而顫抖。

沒有辦法，他跳上了五路電車。

「票！」

「怎麼？錢不見了！」

他驚訝得大叫了起來，摸遍身邊的口袋僅僅找到六枚銅子。

「不夠，還差一半。」

賣票人的聲音也特別來得尖刻，似乎在譏笑他爲什麼沒有錢要來坐電車。

「沒有，的確我是沒有了。」

「那麼爲什麼來搭車。」

「我本來兌了一元錢的毛票在口袋裏的，不知什麼時候丟了。」

「哼！丟了？牠又沒有生翅膀。」

「你媽的，這樣對待人家幹嗎？錢少了叫我下車就是。」

國材又受到侮辱了，這次比受到號房的侮辱還大，他從來沒有爲錢和人家吵過嘴，坐洋車總是多給一倍，要是和梅英在一道吃飯，酒錢有時要佔一半，

至於看電影聽戲，吃的點心更比票要貴三四倍，茶錢也特別要多給，這是因他高興的原故。

——難道我還沒有這幾個臭銅板嗎？你媽的！

他跳下電車來了，許多人都用驚奇的眼光目送着他在歪斜地走着。

※

※

※

「英妹：

兩星期來因病不能前來看你，幾次想掙扎爬起來給你寫幾個字，但是顫抖着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你近來這樣忙嗎？連一封簡短的信都沒有，大概是沉醉在春之懷抱裏吧？

萬分盼望你能來一談，英妹，你知道我在病中的想你嗎？我簡直沒有一分鐘不在低喚着你的名字，每一個脚步聲我都以為你來了，唉！英妹，爲什麼你不來看我呢？該沒有像我一般吧？我所禱上帝，你永遠像天使般



健康，活潑，美麗！

你的材哥。」

國材寫完信後，他又看了數遍，緊張的情緒，似乎在此刻輕鬆了許多，他從來沒有像今夜一般如此滿意他的信的，他覺得這封信的每一句都好，深刻而且不俗，絕不像一般普通的情書可比。尤其「沈醉在春之懷抱裏」一句再好也沒有了。如果她看了發氣的話，我可以將她上西山游頤和園的比喻來說。若是她真的另愛了人，沈醉在愛人的懷抱裏了，那我更是個高明的預言家，她看了也會覺得慚愧的。

——好，就這樣封了牠吧，今晚就丟在校內郵箱，明天上午就可達到她的手裏，如果她沒有病，（當然，她沒有病，不然，今天爲什麼見不到她呢？）一定會馬上跑來的，那麼明晚的這時也許我倆就可甜蜜蜜地坐在上海我們第一次接吻的那條長凳上了。

呵，多麼甜蜜的回憶呵！……

——明天見到她說什麼話呢？我赤裸裸地告訴她我的遭遇嗎？她假若問我爲什麼不早告訴她，我怎麼回答呢？她如果不滿意我，說我前是騙她而又不聽我的解釋，不了解我的苦衷，那時我將怎麼辦呢？天呵，她要是說出一句不愛我的話來，我去自殺，還是偷生？

——說吧，還是赤裸裸地說吧，不要顧忌，失敗在這次，成功也在這次。他堅決地將信封好投在郵箱裏了，回來就和衣倒在床上。

原书空白页

(八)

國材又失望了。

他從早晨八點望起，一直到晚上十點還不見梅英的影子來，知道是失望了！但他不完全絕望，他知道郵差送信不一定每次都如你所想的那麼快，而且假若梅英出去打球去了到晚上才回，自然不能來看他。

——呵，原來今天是星期六。

猛然間他看見了擺在桌上的日曆，星期六三個大字映在他的眼簾裏不覺大驚訝起來，他記起今天下午二時本來應該出席青光與黑貓的隊球比賽的，不料却在想梅英想得瘋瘋顛顛中錯過了。

——也許梅英今天去了吧？唉！我爲什麼不去呢？

他懊悔，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只有靜待明天到來，呵，明天，是我宣佈死刑的一日，命運之神呵，你將怎樣地擺佈我呢？

※

※

※

『怎麼？材，你真病了嗎？』

國材沒有料到梅英是如此來得早的，剛從夢裏醒來就看見含笑的天使站在床前。

他的心在微笑了，靈魂將隨着梅英的微笑而飛舞起來。

『你來得這樣早！』

國材忙爬起來，眼睛好像打不開似的睜開又閉上，閉上又睜開。

『不早了，你看你同房的都起來了呢。』

梅英替他掛好了帳子，國材高興得幾乎要流淚，虧他幾天來都在胡思亂想的苦痛中打滾，誰知梅英還是以前的梅英。

「不！他們是天津的，放春假回去了，此時還沒有回來。」

「什麼病？在那個醫院看？」

這的確使國材有點難於回答，隨便說什麼病嗎？除了不快活外什麼病的現象都沒有。而且要說出那個醫院的名字來更困難，因為如果去看了，至少桌上一樣藥總有的，而現在是除了筆記本，筆，墨，水壺，茶杯……亂七八糟堆在桌上外什麼都沒有。

「胸口痛，最近兩天沒有去看，以前是在協和。」

他回答這話時也費了幾分鐘的思攷，想說心痛，未免太顯露自己之弱點，旁的病又沒有傷痕，最好是說胸痛，因為由這她或許可以聯想到心。

「今天好了一點嗎？」

「好了一點，謝謝！」

「怎麼，你今天特別客氣起來？」

梅英兩顆靈活的眼珠不住地向國材轉動。她近來長得更嬌媚更美麗了，兩只乳峯長高了許多，臀部也漸漸大起來，走起路來，腰部的曲綫特別現得婀娜，頭髮也比以前長得長而黑了，雖然臉比以前黑了一點，但這只能表示出她的健康美，嘴唇變得像胭脂一般，據說這是青春時期的少女發育的現象，國材完全沈醉在她的美中了，他忘記了回答她，停了很久才慢吞吞地說：

『我本來不會客氣的，因為你很久不來，所以我當你是稀客，隨便說了那句。你如果覺得不好，就取消了那句吧。』

這樣的話要在平時梅英聽了一定會辯論很久，但現在只以一笑了之。

『英，坐下吧，我去洗好臉就來。』

——到底今天應不應和她說呢？她還是那樣，似乎對我的態度並沒有改變，我說出來後得到的結果不知是好還是壞，也許她同情我，假若她真愛我的話，一定會幫助我的，唉，英妹我的上帝呵，你救救我吧，我是怎樣孤獨得可憐

呵！我的四週沒有一個親人，我唯一的依靠是你，英妹呵，你的材哥的末日快到了，假若你也不同情他，還有什麼可說呢？完了！一切希望都完了……

國材一面洗臉，一面想好了和梅英談的話。

他走進房來叫校役買了燒餅油條來吃完之後，就開始敘述他去年寒假家後發生的悲劇以及他最近生活的困苦情形。真的，連他自己都不相信能有大勇氣一口氣就一切說完的。

『那麼，你怎麼辦呢？』

梅英很憂鬱地問他，手在翻動一本 *How to Love*

『我正想和你商量。』國材很悲哀地說。

『我什麼都不懂，也沒有絲毫能力幫助你，唉！』她像很難爲情的低下頭來。

這是第一個給國材的打擊，而且有了梅英的這兩句，就可證明今天的談話



一定沒有好結果的。

——天呵，完了！真的一切都完了！！

他內心儘管像刀割一般地刺痛，但臉上還是極力鎮靜着不露出一點痕跡來

『英妹，我覺得全世界只有你能幫助我！』

這是多麼深刻的話呵，而梅英聽了，居然毫無感覺地說：

『我那有那麼大的力量？』

『英妹，只有你才有那麼大的力量！你不知道嗎？你就是我的生命，我的靈魂，失掉了你，就等於失掉我的一切，就等於毀滅了我整個的一生，因此我現在需要的是你的愛，你的同情，你給與我的生之力！英妹，你允許嗎？你肯給我嗎？』

情感驅使他伸過手去握梅英的，但隨即又收回來，等到梅英的手也微微向

前移動一下他才敢第二次伸過去。

他們的手握着了，但是國材覺得梅英像不高興一般讓自己握着，而她半點氣力也沒有，她完全像處在被動的地位。

——唉！有什麼意思呢？這樣勉強的握手。

他很自然地鬆開了，他知道這在梅英也許正是願意。

「……………」

「英妹，爲什麼不說話？不高興回答我的問題嗎？或者是我問得太笨了嗎？」

國材見她很久不說話，又追問了這聲。

「不！我不覺得那些。」

她的頭低得更下了，右手在弄紫色的旗袍的衣角。

「那麼，爲什麼不說話呢？」

「我很難受！」

「是爲了我嗎？」

「……」

她點一點頭，表示出當然爲了你的樣子。

「光是難受是不中用的，而且我需要的是你回答我前面的問題，我要你給我的力，而不是一點同情。」

「叫我怎樣答覆呢？」

「呵，英妹，聰明的你，還不知道嗎？我問你：你是不是愛我？」

「是的。」

「現在還愛我嗎？」

「愛你的，只是……」

「只是什麼？……」

「……」

「英妹，只是什麼呢？」

「……」

「英妹！」

雖然國材知道她的一句不能吐出的話，一定比哀的美敦書還厲害，一定是他生與死的判決，但他不但不害怕反急切地需要知道。

「只是我使你犧牲太大，因此我還是勸你……」

「勸我什麼？英妹，說話不要這樣吞吞吐吐好嗎？我急於需要你痛快地說，勇敢起來吧，英妹！」

「我勸你還是回家和……」

「呵，呵，英妹，你勸我回去和趙結婚嗎？我不是剛才和你說過我已經完全和家庭斷絕關係了嗎？趙是什麼人？她和我隔着兩個時代能夠結合的嗎？而

且婚期早已過了，你不知道我爲了你可以犧牲一切嗎？連我的生命也在內。英妹，你忍心說出那樣的話來嗎？你願意眼巴巴地看着我走進地獄嗎？你以爲我是個沒有希望了的人，所以隨便都可犧牲嗎？唉，唉，英妹……」

他流着淚了，他比刀刺破了心還痛苦，他倒在床上，不住地顫抖。

「不要太傷心，材，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嗎？」

「愛我？你剛才的話是爲我而說的嗎？」

「材，你的情感應該平靜一下，你要好好保養你的身體，你還要努力前程。」

「前程？我有什麼前程？英妹，我完了！你不給我力量，你不幫助我，我還有什麼前程呢？我怎樣去努力前程呢？」

「……」

「英妹……」

國材放聲哭起來了。

「材，平靜一下吧，不要哭得你的同學們都跑來，怪難爲情的。」

他像羔羊般柔順立刻降低了哭聲。

「英妹，還有什麼話對我說嗎？你到底叫我怎麼辦呢？生呢？還是去死？」

「怎麼你問這樣的話？」

「英妹，你還不知道嗎？我的生命早已交給你，任憑你去處置他，假若你願意他生，就給他以生的力量，只要是爲了你的，我連做苦工或者替別人當聽差都願意，英妹，你願意和我在一塊吃苦嗎？我們一同到天涯海角飄泊去，假若真的沒有辦法生存，我們一同做乞丐去，假若你覺得這是羞恥的，那麼我們一同跳海死吧。不！我不應該這樣說，我應該希望你幫助我，使我努力我的將來，使我的學業成功，將來過着我們美滿的生活，英妹，你希望我怎樣做去

呢？你真的還永遠愛我的嗎？」

「材，平靜一下吧，太傷心了對於身體有妨礙的。」

她用手帕擦他的淚。

「英妹，還顧到我的身體幹什麼呢？我是完了呵，我的一生就此完了！」

「好好努力吧，前途有希望的。」

「英妹，你指示我，希望是什麼？希望在那里？」

「……」

「喝，密司林來了，吃了飯嗎？」

國材的同學楚良突然跑進房來說了這聲，嚇得梅英忙站了起來，國材也轉過頭去。

「怎麼？國材還沒有起來嗎？」

楚良走近了床邊。

「不！他頭痛剛才躺下的。」

梅英很自然的回答，臉上還是和平時一樣泛着笑容。

「那麼你是來看他病的嗎？」

「是。」

「不要着急，他害的是相思病，你來就會好了，哈哈！」

「不要開玩笑，多去吃兩碗飯吧。」

「已經吃過了！」

「呵，那是你因為吃飽了的原故。」

「不鬧了，讓你倆多多談些情話吧。」

楚良說這些話每一個字都像箭一般在國材的心上射着，他的心都射得千瘡

萬孔，鮮血淋漓，他想馬上跳海死去，但是，海呢？

楚良走了，梅英忽然回轉頭來用右手撫摸了國材一下。



「這里人太多，很不方便，我們改日再談好嗎？」

「謝謝你，英妹，你請去吧！」

真的梅英在準備走了，臨走時她自動地吻國材，而且緊緊地擁抱了很久。

「材哥，不要傷心吧，我是愛你的，千萬不要踐踏了你的身體。」

國材回答不出什麼，仍然流着淚。

「材哥，也許明天還來看你。」

她的嗶嗶的皮鞋聲在國材的耳中消逝後，他很快地爬了起來，他像打了嗎啡針般興奮，他寫好一封給父母的信，還想寫第二封給梅英最後的信時，忽的有人走來了。

「材哥，你安心地睡一下吧，我叫聽差買東西來你吃，今晚我回去給你寫信。」

國材像在做夢一般，聽了梅英的話又驚又喜，他忙放下筆握着她的兩手。

「你可以再坐一下嗎？」

「不！或者我們去大陸春吃飯好不好？」

「唉！英妹，我實在沒有氣力出門。」

「那麼，你還是躺下吧。」

她走了之後，國材對於自殺的念頭有點猶豫起來。他想梅英如果不是愛自己的爲什麼這樣耽心我的身體而且去了又來，並囑咐我好好保養。她始終沒有說過不愛我的話，她說什麼能力薄弱不要爲她犧牲的話，當然是官話文章，他一定在愛着我，不然，爲什麼說今晚回去寫信呢？英妹你是寫怎樣的信呢？該不是你當面不好說使我太傷心的話所以回去寫信吧？或者你故意給我吃一夜苦，明天來封出乎我意外的信吧？英妹，我是交給你，你是我的命運之神，生命的主宰，一切由你去支配吧，我的英妹！

原书空白页

(九)

這是梅英走後的第三天，國材見她的信還沒有來，心裏感到一種深沉的悲哀。他翻來覆去的想，總想不出爲什麼親自允許的信她不寫來。

——她在騙我嗎？她看我那天的情緒很緊張，怕我有什麼意外，所以故意說那些甜言蜜語來安慰我，暫時敷衍我嗎？呵，女人，女人的心是多麼不可捉摸呵！

國材的心愈急，愈不能得到梅英的信，而且三天來連別人的信都沒有一封，同房的王濤，每天總有一兩封粉紅或淺藍色信封的情書接到，這更加使國材嫉妬。

「國材，咱們快有喜酒吃了，你準備送什麼禮物？」

這天國材正在煩悶到想弄個炸彈將整個人間毀滅的時候，王濤忽然拿着打開的一封信書向他示威。

「什麼禮物都沒有！」

「真的嗎？爲什麼？」

國材的變態的回答，使王濤驚訝得叫了起來。

「你們結婚干我什麼事？」

「難道你們結婚不請朋友吃喜酒的嗎？」

「什麼結婚，結婚去你的！」

王濤雖然知道他近來很煩悶，但沒想到是如此厲害的。他受了國材的氣後，本想立刻報復他，但一想起過去國材對自己有幾次經濟上的幫助，而且常請他吃飯看電影……這些，即刻消去了他報復的念頭，而立刻裝做笑容同他攀談。

「國材，不要發氣吧，我又不是個氣管。而且咱們素來是好朋友，有什麼

不快活，好好地說吧，也許我有能力幫幫忙。」

「……………」

「國材，愛能傷人，我希望你能達觀一點。」

王濤的這句話倒給了國材一個很好的印象，他沒有剛才的盛怒了，只是仍然不開口。

王濤走了，自然，他是沒精打彩走的。

——哼！結婚，他媽的，敢向我示威嗎？我難道沒有那麼一天來到嗎？說不定我的英妹正在寫一封使我讀不完的情書呢。

想到最後一句，國材微笑了，他每次苦痛到了極點的時候，就知道假借「幻想」來安慰自己。

——笑話，讀不完的情書？這只是我的夢想，她一定難於措詞，所以幾天來都寫不好那封信。其實有什麼困難呢？只要自己有勇氣，什麼都可以做，假

若她真對我沒有情感了，老實說出來，也使我死心。如果是愛我的話，根本就不應該使我受許多苦。

——呵，女人，女人真是可怕的動物，她的魔力能使你生，也能命令你死，她的確是掌管你生命的上帝，她可以支配你整個的人生！

——我是需要梅英的，沒有她，我無論如何也活不下去，唉！梅英！……  
國材的心被一種猛烈的恐怖的利箭襲擊着，他沒有一分鐘能忘記梅英，有時想不顧一切跑到她學校去見她，質問她爲什麼不寫信來，但又覺得自己太痴了。

——沒有愛人真的就不能活下去嗎？

有時他也曾經這樣想過，但只一瞬間馬上便消滅了。

『王國材先生，有——信。』

這是多麼有力的一聲呵，國材忙從被窩裏爬起迅速地從號房手裏授過信來

信是厚厚的一封，封面白色，寫着潦草不堪的墨筆字。

——呵，盼望着的信終於來到了！裏面藏着的是什麼呢？催命符還是救生丸？

國材持着信的右手不住地顫抖着，眼簾裏忽然冒出無數燦爛的火花來，這些火花裏面似乎每小粒都有個梅英在，時而她對國材微笑，時而怒罵，時而痛哭。

隨即他的全身也顫抖起來，他倒在床上了。

他想立刻撕開了信封很快地讀完這紙哀的美敦書，但另一種恐懼在支配着他，使他不敢拆。

他知道信裏面寫着的一定是凶多吉少，假若梅英是愛自己的話，她一定會跑來了，而且即使寫信也不會經過幾天才寫的。



信到了手裏後他反而覺得痛苦起來：拆開？還是撕掉的兩個問題不知在他腦海中縈繞了多少次，拆開，他知道一定是不好的消息，不過不看看就撕掉也未免太過火了一點，萬一她正是封愛着自己的信那麼怎麼辦呢？

——看，決定馬上拆開。

當他的手指撕開了信口時，他又躊躇起來，他不知要到那里去看這信好，他想去鐵道旁邊，看完信後就躺在鐵道上讓火車來將自己的身子壓個粉碎，但是火車有一定的時間開來，而他這信是非看不可的，他又想到去北海看這信，看完了，馬上縱身一跳，也萬事皆休，但北海的水未必能淹得人死，而且游人很多，沿路又有警察，一定不能讓他平安地死去，他想去買了哥羅方回來後再看信，但近來因為自殺的人一天天多了起來，所以藥局已得到了警告，不許隨便出售這類藥品。國材去買，自然也很困難，雖然他有個堂表嫂在首善醫院做看護，可以找她要點安眠藥，但是假若問起自己來時怎麼答覆，說因為睡不着

覺所以要吃嗎？她一定要我去驗病，即使給我一點，那又有什麼用呢？最後他想到了手槍，呵，只有手槍才真來得痛快，他在初中時就讀過少年維特之煩惱，現在他正式想學維特，但不知阿伯爾是怎麼一個人。

何必胡思亂想呢？也許這是她的一封很好的信。

有了很好兩個字的希望在引誘他，自然他的生之慾又加強起來。

經過了無數次的心的爭鬥後，他終於睡在床上讀這封信了。

「親愛的材：

這是最後的稱呼！……

——天呵，最後的稱呼！

國材僅僅看到這句，他知道一切沒有希望了！他想立刻撕燬了牠，但眼睛還在繼續着看下去：

「請你不要傷心，靜靜地讀完這封信吧。」

我想了三天三晚，終於沒有勇氣動筆寫這封信，但到現在是忍無可忍了，我不坦白地告訴你我對你的態度，將更使你煩悶，悲哀。材呵，你大概知道我要說的話了吧，我是……唉！我是沒有力量愛你了呵！我明知這句話會使你傷心，會使你痛哭，但有什麼辦法呢？我終久要說出來的。

材哥，你不要誤會我愛了別人才丟你，我是感覺得結婚痛苦才捨棄愛，我感到你家庭問題之難以解決才毅然決然的離開你！。最近我的家裏來信也有要替我解決婚姻問題的話，當然我不願意自己的終身大事由他們去做主，但如果要和別的人愛，一時也辦不到。材，我是個多麼軟弱的女子呵，我不敢和家庭奮鬥，一切都願意忍受，在這時候，我們只好犧牲在他們威權之下；我真沒有勇氣反抗，我的一生將來也許任他們去支配。

材，你應該好好讀書，努力你的前途，我是個不值得你用全生命來愛的女子，我什麼學識都沒有，能力又如此薄弱，每每想到我的前途就有不

塊設想的感慨。材，你似乎比我的勇氣要大，我希望你永遠前進！

我們的過去，只當做了場大夢一般，如今我是夢醒了，材呵，希望你  
也醒來吧。

我對不住你，你爲我而和家庭決裂，和親友疏遠，你犧牲了不少的功  
課，受到了不少的痛苦，我只有感謝你，以我的熱淚來報答你。

材，請你相信，而且絕對相信我是愛你的，到死還是愛着你的，雖然  
我們不能在一塊，但我們的靈魂永遠不會分離的。

材，我本想多寫點安慰你的話，但手指戰慄得很厲害，我再寫不下去  
了，最後還鄭重說一遍，我到死還是愛着你的，我除你之外，此生絕對不  
愛第二個人，但是材，我不希望你如此爲我犧牲，你要顧到自己的前途，  
你不要爲我再受痛苦了。

爲了免得增加你的痛苦起見，我想以後不見你的面，也請沒事不給我

來信，你只要知道在這冷酷的世界上有愛着你的人就好了。祝你

努力！

你過去的英妹寫，四月九夜』

國材看完信後好像上帝給了他智慧一般聰明起來，他沒有去自殺，而且心平氣和地又重新讀了一遍。每一句都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心弦上。他覺得梅英究竟是愛自己的。

——她是爲了我，才忍心將我拋棄，呵，她是多麼偉大呵，爲了愛她，我也要忍受目前的痛苦，努力做點事情。我的生活再不要像以前一般浪漫了，寶貴的時光，我要利用他來讀點書，學點技能，我要謀生活獨立，家庭是完全沒有希望了！

——也好，梅英不見我的面也好，我還正想着沒有錢和她去看電影呢。他微笑了！

毫不思索地他從抽屜裏拿出那本封面上有一對鴛鴦寫着 love letters Pad

的信箋來給梅寫着。

「英妹，親愛的！」

還允許我這樣稱呼你嗎？你的信收到了，我一連看了數遍，每一句話一個字都深入到了我的心房，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要努力向前，爲了我們的愛，爲了我們的將來。

英妹，你真的永遠愛着我不再去愛第二個人嗎？我是會更堅決地不愛別人的。那麼我們不過暫時忍受一點苦，將來還是很幸福的。英妹，你也不要傷心吧，我們總有幸福的一天來到的呵。

要在沒有見到你而忽然來這樣一封信，我一定會暈倒的，但現在我的心雖然像刀刺着一般在痛，不過一會就會好的。因爲你說永遠愛我，自然我相信你的話，英妹，我是咬緊牙根在爲你生活呵！

你要用功讀書，自然我不敢常來打擾你，不過希望你常寫信來，英妹

，這點小小的要求，總可以達到目的吧？

英妹請你更相信我，我是至死還愛着你的，說句使你不高興的話，即使你同別人戀愛了，我還是始終如一對你的呵：

祝你

像天使般活潑！

愛你的材。四月十日

## (十)

國材的信發去後，兩星期了還不見梅英有回信，他知道這次戀愛是失敗了，而且完全失敗了，但他並不怎樣十分傷心，因為目前還有一個比戀愛還重大的問題在他的心內佔據着：

——到底畢不畢業呢？

他每天都要這樣問自己好幾次，但每次的回答都是沒有結果的。

考期近了，同學們都在拚命地預備功課，只有國材一個人是這般清閒，什麼書本都沒有打開。他有時也照例跑進教室，可是望到的同學好像都在譏諷他一般，因此常常上到中途就跑了回來，使得大家都莫明其妙以一種驚奇的眼光看着他，有時大家都交頭接地問：



『王國材爲什麼不上課？』

『他失戀了！』

『怎麼會失戀的？』

『林梅英愛了一個有錢的金某。』

這些話慢慢地傳到國材的耳朵裏來了，可是他還是以前那種懷疑的態度，他始終覺得梅英是純潔的，高尙的，決不會爲物質所引誘。別人的話靠不住，還是自己相信她。

x

x

x

x

國材假借有病向學校告假休學了。大家都知道他是爲了相思病，也有不少同學爲他嘆息的，尤其子君特別反對他休學：

『你來學校的目的是爲什麼的？沒有文憑你將來怎樣去投考大學呢？趕快去與考吧，時候還來得及。』

「我不希望要那張文憑」，我什麼學問都沒有求到，即使拿着他去考大學

我也考不取，況且根本我沒有升學的可能，唉！現在是什麼都完了！」

國材的話，每一個字都是深刻的，血淋淋地由痛苦中叫喊出來的。

「爲什麼你不能升學？」

這一問可真把國材困住了，沒有辦法，他只好一五一十的把一切都對子君說了。這，他除了梅英知道之外還是第一次和朋友談起這事。

「唉！那怎麼辦呢？我家裏付來的錢也只夠我一個人用，不然，我可幫助你。」

國材快要流出眼淚來了，這樣令人感動的話，他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本來希望梅英幫助的，而如今幫助兩字，出之於與自己毫不相關的同學口中，真是怪事。

「謝謝你的好意，我所難過的還不只這個問題呢。」

『是爲的梅英嗎？』

『……………』

『那也用不着如此傷心，你知道現社會的女子有幾個的戀愛不是建築在金錢上的。他媽的，只要有了錢常常請她上館子，看影戲，玩公園，送她禮物，再寫幾封恭維她的信，包管你會成功，假若你從外國跑了一圈回來，或者你現在做着什麼官！有能力買輛汽車給她坐，那更不成問題。所以現在受了大學教育的女子就想嫁個博士，最低也是大學教授，受了中學教育的女子，她愛的對象，起碼也是大學畢業生。因此像我們這般人，哼！他媽的，還不知要到什麼時候女人才來愛我們？』

這些話在國材聽來好像毫無感覺一般。他覺得子君罵得太凶，梅英決不是這樣的人。

『子君，你大概受到什麼刺激了吧？』

國材無精打彩地問。

『沒有，沒有，我這生還沒有和任何女人發生過戀愛呢。我覺得這個時候還太早，在沒有能力負擔女人的一切消耗時，我的確有點害怕。』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的？』

『我由朋友那里得來的教訓。比方趙文斌他和一個女子戀愛，用盡了所有由家裏帶來的學費，愛人還沒有得到手，就被家裏知道了，立刻停止供給，沒法，他只好又投降家裏，和愛的女子斷絕，而回去和那個不認識的女人結婚。又如唐三甫，我們叫他爲三公子的人，他愛一個在×女中肄業的王小姐，起初一兩年都是情如膠膝，情哥哥愛妹妹的叫個不了，情書每天至少有兩封，發了不知多少海可枯石可爛而愛情永遠不變的誓，但到後來他的錢用完了時，她從他的懷抱裏跑去另倒在別人的懷抱裏去了。』

『後來怎樣？』

國材像聽故事一般有點感到高興起來。

「後來他不是自殺了嗎？」

「什麼時候的事？」

「去年寒假，你還不知道嗎？」

「知道」兩個字，說得特別重，子君很奇怪爲什麼這樣有名的新聞，報上大登而特登的唐三甫情場失意自殺的消息都不知道，未免太可笑了。

「我在家裏從來沒看報紙，自然不會知道這件事。」

提到報紙，國材很慚愧，在學校時除了體育界的消息外，他是什麼都不看的。但關於爲了失戀而自殺在旅館的新聞，也常有同學告訴，他雖然相信子君的話是可靠的，可是他始終覺得梅英是好人，不像平常普通有虛榮心的女子。

「你說的我都相信，只是梅英決不是那樣的女子，而且我也不會自殺。」

「你要自殺才真丟我們男子的臉，至於梅英，哼！靠不住吧？朋友。」

這又使得國材不高興起來，幸而子君很聰明，他見勢不佳，忙跑出去了。

x  
x  
x  
x

國材的心在矛盾中交戰着，他細細咀嚼剛才子君說的話，的確每句都是事實，可以為一般青年做座右銘的。他想自己也要覺悟起來，完全忘記「愛」這個字，而努力求點學問，可是太不行了，愈想忘記梅英，却愈想念她。過去一段戀愛生活的印象更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中。

現在他是走到墮落的途上了。

他沒有晝夜，一天的工作是看電影，喝酒，跑馬路，睡覺，最高興去的網球場，也有一個月不去了，有時被同學強拉了去，但打不到十分鐘，就假借小便或者肚子痛而跑了回來。他沒有上課，教務長已經警告他四次了，他說：「國材，如果你再不上課，暑假畢業沒有你的份的。」

「沒有就沒有，有什麼關係呢？」

他是完全犧牲一切了，爲了愛，爲了受到家庭的挫折，爲了同學對自己的白眼，他恐怖着有自殺的一天來到。但是他近來遇到的那位子君的朋友燕萍，很和國材合得來，而且常常談些使國材聽了欽佩，慚愧的話。那的確是個有覺悟的新時代的青年。可是這時的國材還不能怎樣振作，因爲過去他的環境造成他一個沒有思想的糊塗蟲。

國材開始受到經濟的壓迫了，他的家裏已經四個月沒有來信，起初他還能在父親的朋友那里借到點錢，大哥也可憐他給了他五十塊。現在是所他去借錢的地方都拒絕他了，這大概是奉着父親「聖旨」的原故。

沒法，他只好向比較好的同學借。

一天下午，太陽的最後光輝消逝在西邊的天際的時候，他跑到高二的同學馬元材房裏，那時他正吃飯回來。

『元材，有件事請你幫忙我，可以嗎？』

他囁囁着慢吞吞地說着。

『什麼事？只要我能幫助到的，我一定幫助。』

元材的臉上，浮着一種不自然的，虛偽的微笑。

『當然你是辦得到，我才來找你。』

『那麼，請說吧，不要客氣。』

『元材，我的家裏還要兩個星期才能匯款來，你現在有多餘的可以借給我一點使用嗎？錢夾了馬上奉還。』

國材紅漲着臉，羞恥像在他臉上畫着一般。他悔不該向人家借錢的，爲了保持自己的尊嚴，寧可餓死不願向人家乞憐，但既已說出來了，也是沒有辦法的，只好靜候着元材的答覆。

『還不還到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我的家裏的錢也要在半月以後才能到，你可以等到那時嗎？』



元材很抱歉的說，手在抽屜裏尋找什麼，似乎在找封信來證明他說的一般

『半月？那不能等了，你手邊既然沒有，也沒有辦法。好！我去了。』

他拼命地向校門跑去，這夜他整整地在馬路上在樹叢中跑到半夜才回校。

他羞愧得不敢進寢室，他似乎覺得所有的同學都知道他的秘密一般。

——唉！悔不該向他借錢的，他該不至在同學面前宣佈吧？

但有什麼辦法呢？雖然國材深深後悔剛才的行爲，但不這樣辦又用什麼付

飯錢，洗衣錢和汽水，瓜子……等等零賬呢？

他鼓着勇氣，回到寢室，他希望這夜忽然得個急病死去，再不看見馬元材

——呵，馬元材給與我的恥辱多麼大呵！

幾天之後，他實在沒有辦法地在子君那兒拿來十塊錢，但這一點算得什麼

？光只飯錢還差二十塊，他厚着臉去找他的哥哥，一個他哥哥的同事說他早已回鄉，國材知道一定是故意躲避他的，也沒有多說就走了。

呵，金錢的力量，到如今我才明白牠是如此大的，沒有牠，簡直半天都不能生存。

現在的國材，無論何時腦海裏都在念着這幾句話。

原书空白页

## (十一)

國材搬到義興公寓來了，這是一個很小的公寓，在東單北邊。每月連伙食只要十元。在學校他是託病請了假，先生或者同學問他往那里去時。

『當然住醫院去！』他這樣回答他們。

本來他是想住到廠甸附近去的，爲了想和梅英碰碰面，但一想到自己是如此倒霉時，隨即取消了這念頭。

——假若她看到我這個落魄的樣子，不更瞧不起我了嗎？

他決定不住到那里去，學校附近也是不能住的，因此他搬到了比較遠的東單去。

房子裏異常簡單，一張兩個抽屜的桌子，兩條凳，臉盆放在另一條短了一

個脚用石頭砌着的凳上，床是用幾塊木板架在凳子上搭成的。牆的四壁盡是灰塵，角上盡是蜘蛛組織好了的家庭，地上也潮濕得有伸足卽倒之勢。

『怎麼這房裏這樣糟糕，沒有人住過的嗎？』

國材恨不得立刻搬回去，但已經出來了，而且住在學校，看着他們畢業也太難堪了。

『房子好久以前有人住過，你要便宜的當然只有這間合式。』  
掌櫃的一張嘴，像刀一般刺入了國材的心房。

『你媽的，怕老子沒有錢嗎？快點去找間好的來！』

這一聲罵來，駭得掌櫃打了一個冷戰，小伙計也向後倒了一  
他真的另搬到第十二號房間，這裏有一張破床，和一個用幾根竹子做成的  
洗臉架。

『呵，這樣就要十三元一月嗎？』

他仍是不滿意這骯髒的四壁和破舊的傢具。

『對不起，先生，價錢是有一定的。』

國材在肚裏計算一下，覺得十三元一月並不算貴，只要自己少出門不買什麼，頂多二十元一月的生活什麼都不成問題。

他就在十二號房間住下了。

x  
x  
x  
x

『國材，今天我們舉行畢業典禮，還要給獎，你來參觀嗎？』

國材本來是到學校去拿箱子的，因為搬出去時他是說住醫院不便將行李一齊帶出來，他想以後趁着同學們上課去了，慢慢地一次一次地將東西偷着拿出來，却不料今天第一次跑進學校就遇到自己這班畢業。

『有什麼可參觀，我還要回去趕九點看病呢。』

他覺得子君在嘲笑自己，「不然爲什麼要我去參觀呢？難道他不知道我的

難過嗎？哼！畢業，畢業算得什麼，他媽的！」

「唉：國材，你真不該走的，假若在這里，不是今天也可拿到文憑嗎？而且這回大考的題目並不難呢，比以前每次月考都容易。」

子君很惋惜地說着，國材心裏雖然感謝他的關心，懊悔自己失掉了這個好機會，但口裏還在很堅毅地說着：

「我並不後悔，一切都只能聽之命運，而且舉個中學業算得什麼？現在我想找點事做，等到有辦法時再升大學。」

「也好，你父兄的朋友在社會有地位的很多，國材，我希望你找到好事。」

「那時我一定請你大吃一頓。」國材苦笑了一聲。

「好，預先謝謝。」

子君忙着換制服去了，國材沒有勇氣走進房去，他忙回轉頭來就走。

「王先生，病好了一點沒有？」

這是搖鈴的聽差的響音。

『好了許多。』

他只顧走他的路，勉強回答了這四個字。

『王先生，今天真熱鬧呢，恭喜你們都畢業了。』

『噯……』

他恨死了這可惡的老李，「爲什麼他也譏諷起我來了呢？明明知道我離開了學校，還說什麼恭喜，什麼畢業！碰他的鬼！」

他一路上都想着剛才受到的刺激，他又向墮落的方向想了。

——找事，假若我真的找不到事，生活怎麼維持呢？和家庭妥協嗎？哼！殺了我也不幹那樣的事，不妥協嗎？錢從何處來？

決定了，最後他決定寧可犧牲生命，不願投降家庭。

現在他在幾個青年朋友開辦的光明書店充當店員了。



每天的生意雖然很好，可是在國材看來，不但不像他們一般的快活，而且反而討厭起來，機械似的工作使他感覺人生的乏味。

——十塊錢一月，呵，十塊錢就賣掉了我嗎？

他憤恨得有時真要自殺，他覺得這個職業太卑賤了，跑來買書的無論怎樣窮的青年總也有幾塊錢，至少一塊錢在身邊，而自己連幾個銅板都成問題，幾件好的衣服和毯子，被窩，都通通當光了，大氅更不要說，早已送進當舖去了。回想在家裏時那種闊少爺的生活，以及五六年來在學校的中學生生活都是甜蜜蜜的，快樂的，值得驕傲的，尤其和梅英的一段，永遠也不會忘記。他有時在曉風殘月的清晨，或者更深人靜的晚上，會感到不幸的遭遇而無端地流起淚來。

近來他在閒暇時，總是找些小說來消遣。起初喜歡看描寫愛的苦悶一類的作品，後來經同事的袁珊介紹他石炭王，屠場，母親等新小說後，他又覺得這

比千篇一律的描寫什麼三角戀愛，多角戀愛，自殺，幻滅的小說要有趣的多。他並不是怎樣有了思想上的驚人的進步，而是看那些看得厭煩起來了，願意換換口味。

——我將來也要學學寫文章才好，在文壇上既可出出風頭，而且可以拿到稿費，生活也不成問題，說不定還可得到一個比梅英更好的愛人。

心裏雖然如此想着，但還是有點懷念梅英。他曾好幾次走過她的校門不敢進去，寫好了給梅英的信不敢發。漸漸地他有點懷疑起來了：

——梅英也許真愛別人去了吧？假若我在路上看着她挽住一個男人的手一同走着，我一定用手槍先打死他們然後自殺。

——哼！手槍，那里來的手槍呢？既然借不到，更沒有能力去買牠。從何處來的手槍呢？

——假若她真愛了別人，也的確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太窮了，最近連買信

紙的錢都沒有，怎麼可以和她去戀愛呢？

國材的確比較進步多了，他不但一天天向忘記梅英這條路走，而且也決不幻想再去追求別的女性。他覺得講戀愛是非花錢不可的，而現在自己窮得連飯都沒有吃，自然談不上什麼戀愛不戀愛。他常聽到書店裏的兩位同事對於戀愛大發牢騷，比方什麼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一切都商品化了，自然戀愛也是商品化，戀愛是小布爾喬亞，有閒階級鬧的玩藝，真正的戀愛是超過經濟條件的，革命者是應該犧牲戀愛的，在現社會裏是找不到真正的純潔的愛情的……許多論調，弄得國材的頭腦都昏亂了。他不知究竟要怎樣好，論理，中學生的確不應該有戀愛，因為自己的經濟既不能獨立！而且正是努力學問，樹立基礎的時期，更應該拋棄一切雜念斷絕不好的環境關係專心讀書作事，但情感偏不聽自己的指揮，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你們說，假若有一個人他愛一個女子，那女子也熱烈地愛着他，但有一

天忽然這女子不愛他了，應該怎麼辦？」

一天吃完午飯後，國材和其餘的兩個同事，他們自稱小伙計的李誠呂達講到戀愛問題，他首先提出這樣笨的問題來。

「那有什麼辦法？」李誠說，「不愛就拉倒。」

「事情不是像你說的一般簡單的。說是可以這樣說，但是實行起來就困難了。」

國材搖着頭說，表示着自己很有經驗的樣子。

「哼！假若她不愛你是爲的你窮了，那你簡直再不要去理她，只有馬上以冰冷殘酷的理智來克服熱烈如火的情感。」

呂達很像有學問的樣子，說起話來語句流利，而且很有條理，他的思想也很好，現在書店做經理。爲人和藹可親，聽說還只有二十一歲，湖南人。

「克服不了，又怎麼辦呢？」

「那當然要靠自己，假若克服不了，只是自找羅網，自找苦吃。」

李誠在笑他爲什麼這個問題更來得笨了，國材也很不願意地忙站起來沿着書櫃走來走去。

「老王，你是這樣把戀愛看得重要的嗎？你真的不能克服自己的情感嗎？」

「李誠見國材沉默着又繼續說了這兩句。」

「我很慚愧，我不能像你們一樣能拋棄情感，過着理智的生活。我相信『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那兩句話，我覺得人是有情感的，異性是應該相愛的，在青春時代爲什麼不甜甜蜜蜜地享受愛的滋味呢？」

「不錯！人不是木頭，是有情感的，兩性相愛，這自然沒有方法避免。可是你生在這個時代，這樣黑暗的社會裏到那里去尋找真的愛情？一切都資本化了，愛情也要用金錢去買，你想想我們這般青年，都是一羣窮光蛋，連自己每天兩頓飯都成問題，那里有能力和她們去戀愛？而且我們整個的時間，都被工

作犧牲了，我們簡直像牛馬一般每天做着苦工……」

「好了好了，」國材忙打斷正在長篇大論的呂達的話，「像你說的，難道在現社會裏就找不到一個好的女子來了嗎？」

「好的當然有，我是指普通一般來說。思想好的女子，她們選擇愛人是要看他是否思想與自己的一致；能否努力工作；吃苦耐煩；有勇敢的犧牲精神，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了，即使她愛的人是個一文錢都沒有的窮光蛋她也願意的。」

「我不相信有那樣好的女子。」

國材的頭更搖頭厲害了，自然，這是應該他懷疑的，因為那樣的女子他生平還沒有碰到過，就是聽說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呵。

「當然有，不過你沒有看見而已，而且像你一樣，她也不會來愛你的。」

呂達很正經地說着，但國材以為他在諷刺自己，因此很不高興。

「爲什麼她不愛我？」

「因爲你不是革命的。」

「要怎樣才算做革命的？」

「當然要看你的思想是否正確？能不能跑到時代的前面？有沒有什麼行動表現？」

「我不談了，因爲我不是革命的。」

這時呂達倒有點失悔起來，他覺得自己太性急，爲什麼一開口就談到這個上面來。國材是不大了解革命的，他對時代也很少有認識，他的出路明明擺在前面，却只是叫着苦悶苦悶，自己這樣受經濟壓迫，却不知道受壓迫的來源，也不去分析苦悶到底爲的什麼，有沒有方法解決？這樣的人只能慢慢地和他談，第一步引起他對於社會和切身問題發生興趣，然後慢慢地向他解釋青年苦悶的來源，及解除的方法。這樣他一定會慢慢變好走上積極的路上去的！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下次再談吧，起初談，也許你感不到什麼興趣，而

且我們也很淺薄的，不過知道一點點時代的知識而已。」

到底是聰明的呂達，他這樣謙虛地委婉地說出來，使國材愈加覺得他可愛，願意和他做個好朋友。

「好，以後希望你常常指教，我的確太落伍了。」

他們很快樂地以默默的微笑，結束了這次的談話。

x  
x  
x  
x

「怎麼？國材，你也幹起這個事情來了嗎？」

同班的高超，一天跑來書局買書，見了國材在替別人包書，不覺大大驚訝起來。

「好玩，我在替一位朋友幫幾天忙。」

國材本來不想理他，裝作沒聽見一般的，但是怕他太難堪，因此勉強地敷衍着他。



「也好，在這裡每天都有書讀，只是太苦了！」

國材並不覺得這是句善意的話，他沒有回答，只管做着自己的事。

高走後，他忽然起了個離開這裏的念頭，他覺得這職業太卑賤了，的確不適合自己的身分。而且每天做的盡是替別人做的事，十塊錢的代價，實在太花不來了，「只是太苦了！」高超真聰明，他替國材說出了心中要說的話。

——走，決定走吧，另找去路去！

雖然他急於要離開這種機械式的生活去另找去路，但他並沒有絲毫把握。「去路在那里？往何處去？」的問題，緊緊地跟在他思想的後面，他害怕起來了，他的四周連一個可以對他伸訴一切的朋友都沒有，他感覺自己是孤獨的，可憐的，前途是多麼渺茫而空虛呵！

——我的將來，呵，我的將來究竟怎麼辦呢？

## (十二)

他終於鼓着勇氣又做了最後一次的探險。

他去找了二哥的一位朋友張楚良，他是曾經在軍隊裏當過祕書，現在北方黨部頂出風頭的一個。國材想着一定會成功的，無論去什麼機關，張楚良總可介紹。誰知去見了他後，他說了許多使國材聽了莫明其妙的話，北方什麼像你們一樣的青年現在很難找到事做，沒有黨員介紹是不可能的之類。他又要求張楚良介紹他到軍隊中去，那傢伙也推辭到他二哥的身上去。

『頂好寫信給你的哥哥吧，骨肉至親，沒有不幫助你的。』

從此國材又得着了一個新的教訓，要找事，非有自己的親人在機關做事不可，否則任你有多大本領，也不得其門而入的。

——也許這祇是政治舞台的醜惡，教育界總不至那樣吧？

他忘記了那次文光學校發生的風潮，他更忘記了以仁所說的一切話，他又冒險去往訪一位在教育局當科長的他父親的學生。

『對不起，這里的人早已滿了，無論如何也插足不進。』

『一二十元的書記也找不到嗎？』

雖然這是句很羞恥的話，國材終於說出來了，他想，假若能成功，未始不是件快事，無論如何在機關做事，胸前佩着徽章，總比在書店當小伙計要光榮得多，體面得多。想到這里，他的內心充滿了愉快的微笑。

『沒有，實在不可能，真對不住。』

現在他真的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了，但他仍堅決地不寫信回家，他想假若父母是愛自己的話，爲什麼這久不來一次信呢？而且所有兌錢的地方，都採用了經濟封鎖政策，好像要置兒子於死地一般，那，還有什麼可說呢！

他帶着羞辱的苦笑，懷着滿腔的失望和悲憤，仍然回到了光明書店。同事們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受到如此大的打擊，他們見他兩天沒來，臉也瘦了一些，還以為他害病，很殷勤地問候他。

『我沒有大的病，不過胃病發作了，所以兩天沒有來。』

經過這最後的失敗後，他覺得暫時除了在書店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

——我是人，他們也是人，為什麼他們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呢？他們能吃苦，為什麼我不能呢？

他不但常常以此來克服他自己小布爾喬亞的虛榮，並且還常記着呂達說的職業無貴賤，愈勞苦的，所得的代價愈少的，他們的價值愈高，人格愈偉大，而由此又想到了每天從門口經過的穿襪襖衣裳，鳩形鵠面的勞動者的將來的上面。

——真的，難道他們生來就應該這樣受苦的嗎？他們並不是什麼上帝註定

了他們的命運，將來，不論遲早，他們總有出頭的日子，總會過着像現在闊人過着一般的舒適生活。

國材的思想有了新的進步了，但他究竟是個神經質的少年，又缺少實際生活的鍛煉，因此對梅英還是不忘舊情，戀戀難捨。他是純潔的，因此他以爲對方也是一樣純潔，雖然聽到多少人談現在的女子多半充滿了虛榮觀念，但他常常把他們的話打對扣，甚至完全不相信。他每天黃昏時候都要在外面站十餘分鐘。他希望在無意中遇到梅英。

——上帝，明天我能夠遇到她嗎？

他每天晚上失望地回到公寓時。總是這樣祈禱着。

x  
x  
x  
x

是新秋初雨後的黃昏。

天邊浮着的盡是一朵朵灰色的雲，但顏色的深淺，式樣的不同，特別表示

出美麗，奇觀。新鮮的空氣在潔淨的太空中流動，馬路上，像水沖洗了一般清潔光滑，行人都現着高興的樣子精神抖擻地走着，一縷縷青烟由稠密的屋頂上冒去，浮在天空，融化在灰色的雲裏。

電燈亮了，頓時滿街輝煌，如同白日。

從前面三十米遠的距離，走來一對手挽着手的愛侶。

——那不是梅英嗎？走路時活潑的姿勢，婀娜的身材，整齊的步伐，還有散亂着的短短的柔髮，呵，這藏着深情放出火光的眼晴，這正在動着像櫻桃般的小嘴，難道不是梅英嗎？呵，梅英，你爲什麼到今天才出來呢？你爲什麼挽住了別人的手腕呢？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刺激呵，國材遇到梅英了，起初他還恐怕太遠，看不十分清楚，但梅英越走越近了。

——天呵，這完全是她！

他幾乎叫喊出來了，他全身像冬天掉在冰窖裏一般發抖，他想馬上轉身就跑，但不知怎麼兩只脚忽然像癱了一般失掉了知覺，任你怎樣往前掙扎，也不能拖動。

漸漸地梅英走近了，他眼巴巴地看着他到了自己面前，他猛然向前走了一步，要不是有那位男人在旁，他也許會像老鷹撲鷄般撲到了梅英的懷裏，或者卽時暈倒在地上。

梅英只管和那男人談話，沒有看到國材，現在她完全走到國材的面前了。

『喝，密司特王好嗎？』

這是她不自然的顫抖的聲音。

『謝謝你，往那里去？』

國材像很鎮靜的樣子，但內心比萬箭射着還痛，他站着，微笑地仔細看那個男人的面孔和服裝。

「看電影去，你可同去嗎？」

「少陪，我是特地來找一位朋友的。」

梅英做着不便勉強國材的表情後，又轉過頭去望着站在他左邊的那個男人斌媚地一笑，隨即低下頭來迅速地走了。

——看電影去，是的！你是不能離開電影的，你天天需要一個人陪你去。看電影，有錢請你看電影的人，他就有資格和你戀愛，他可挽着你的手像拿着從店裏買來的洋娃娃一般，你可倒在他的懷裏，親哥哥愛哥哥的叫個不了，你可獻給他你的鮮紅的嘴唇，柔輦的乳峯，甚至你的一切。唉：我還以為你是純潔的，天真的，我拚命地和說你壞話的人爭吵，我始終相信你不是他們說的那樣的女人，唉！誰知事實證明了，你真的另愛了別人，而且恰恰是他們說的那個穿西裝的。天哪！我認錯人了！為什麼我以前要和你愛呢？為什麼我還相信你的話是由痛苦中流露出來的真情呢？你發的誓還在耳邊，難道忘記了嗎？呵，



你對於愛是如此不負責的嗎？既然不愛我了，爲什麼不早說呢？爲什麼還在說永遠只愛着我屬於我的呢？你欺騙了我，我還要緊，你對得起你現在的愛人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呵，你的心，你的肉體和靈魂可以同時獻給兩個人的嗎？梅英，唉！梅英呵，我想不到你是如此的一個女子呵！我以爲你是純真的，我以爲你是個非凡的女性，我以爲我們將來一定有幸福的前途的，唉！誰知你也是和一般庸俗的，有虛榮心的女子一般，我看錯了！完全將你看錯了！

——和你同去嗎？哼！不要侮辱了我，你有什麼胆量敢在他的面前侮辱我！他是什麼東西！這高大格子，這粗而黑的皮膚，笨重得像豬一般的肉，你爲什麼要去愛他呢？你不是喜歡活潑，年輕愛跳愛笑，天真談諧，善球術的人嗎？爲什麼愛上他呢？是爲了他有錢嗎？你自己爲什麼不能努力讀書，求得生活獨立，爲什麼不能吃苦愛一個只有一顆赤心，滿腔熱情，死愛着你，將你比他自己的生命看得還寶貴的人呢？唉！梅英，你真的到了這個地步嗎？你真的爲

物質的引誘而屈服在醜惡的，充滿着罪惡的現社會嗎？……

他緊握着拳頭，恨不得馬上追了去一拳打死那只笨豬，然後痛罵梅英一頓，自己跑進革命的隊伍，或者是投海自殺。

現在他感到革命的需要了。

他話也不向呂達他們說一聲就走了回去，在床上他想到梅英此時正和那個笨豬在偎依着看電影，不覺醋波洶湧，怒從中來！

想盡了許多方法，還是不能使自己的腦海平靜，他回憶到一年前的一幕了。那是夏天的晚上，在真光電影場。

這正是開演梅英最喜歡的「鏡宮艷史」，也許因要價太貴的原故吧，樓上座位空的很多。梅英和國材每次看電影都專歡坐在人少的兩邊，這回也是一樣，因為兩人的目力都特別好，所以坐在最後的那排。

電燈熄了時，他們的手緊握着了，梅英的頭倒在國材的肩上，髮香一陣陣透進國材的鼻中，愛之電流在他們的中間通過，國材的內心開始燃燒起來，他微微地移過頭去，原來梅英也正在睜着默默含情的兩隻眼睛看他。於是他倆的嘴唇立刻接觸着了。

他們舉行了一個一秒鐘的飛行接吻。

光綫愈來愈黑暗了，這是給愛人們的一個好機會。梅英的頭完全倒在國材的胸前，他的手不住地撫摸着她的不知埋葬了多少青春生命的兩個寶貝，軟柔地，而且溫暖，富有彈力的兩只令人心醉的小乳峯呵！……

「我們也像電影中的主人好嗎？他們 Kiss，我們也 Kiss，他們擁抱，我們也擁抱。」

梅英貼在他的耳邊，羞答答地輕微地這樣說着。

「好，我們一定這樣做。」

他們真的實行起來，却不料最後的電光一閃，全場明亮着如同白日，他們的舉動已被兩位站在後面的茶房看到了，梅英很不好意思地羞得滿臉通紅，連忙牽着國材的手拚命地跑下樓來在街上亂衝。

『不要亂跑，梅英！』

究竟國材是男性，他不像女孩兒一般害羞，他知道梅英到了無地可容的地步了，忙跑上前去對她說：

『梅，我們上咖啡館吃點心去吧。』

他們在一間只有兩個座位的小房間坐下了，點心要來後，梅英不敢吃，也不敢望國材，嬌羞可愛的態度，使得國材忍不住又在她嘴上一吻。

『你如果還來這一套，我要將所有的杯碟，都摔在你的身上。』  
他故意撒嬌地說。

『喂，試問，剛才那一套，是誰要我來的？』

國材勝利了，她的臉更紅得可愛起來，於是梅英又輸了一個 Prize。

.....

回憶到這裏，他的肝腸被苦痛絞着快要寸寸斷了，他恨不得立刻跑到真光去，一脚踢開那笨豬，然後自己挨着她坐下，再演一次一年前的一幕喜劇。

——還想她嗎？真是不要臉的東西！

他罵起自己來了。

——相思之苦味還沒有嘗夠嗎？爲她受到的痛苦與侮辱，難道還不少嗎？我犧牲了家庭，犧牲了學校，犧牲了一切友誼，耗盡了我所有的財產，我的青春，我的全部的熱情，我的整個的赤心，我的時光，我的精神，……呵，我的一切都因她而犧牲完了，呵，通通完了！這樣的女子，這樣對愛情不負責，有虛榮心的女子，我還想她幹什麼？我要重新開始做個人，走上人的道路。我覺悟了！我懺悔過去的墮落，頹廢，癡情，從此我要輕視戀愛，正如呂達所說，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之下，是找不着真的愛情的，一切都商品化了，一切快樂幸福都要用金錢去兌換。愛的滋味，只有有錢人才享受得到，那有我們窮小子的分？

——呵，戀愛與金錢原來是聯繫着的，不可分離的！

——呵，我完全認識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愛，是用金錢買來的！

原书空白页

## (十三)

冬天。

一連下了六天雪，溫度已降到零度以下十度。地上堆積着的雪，有一尺多高，富人們自然躲在裝有氣管火爐的溫室裏不敢出門，窮人，拉洋車，推大車，挑水，牽驢子……的勞動者們以及小販都用破爛的布包住了他們的臉的全部，只剩下兩只眼睛辨別方向和一個呼吸的嘴留在外邊。站崗的警察，也縮着頸在打着冷戰，他們拿指揮棍的手，凍得不住地發抖；小鳥兒不知飛到何處去了，大地沉寂得像死一般。

大半的店門都關閉着，電車已經不能行駛了。

連夜凍死的窮人在報上見到的統計，也有四十九個了。最可慘的是一個七



十餘歲的洋車夫的母親，和一個孕婦乞丐的死。

洋車夫李有富他是發動那次打電車的風潮的主角，後來被槍斃了的。家裏僅有一個老母，除了蕭條的四壁，什麼都沒有。起初李有富在時，自然每天都弄到點吃的東西到口，無論怎樣窮，最低限度一天兩個窩窩頭和一碗棒子麵是能夠辦得到的。後來李有富死後，她只好向鄰家乞憐以苟延殘喘。

最近雪下得太大，所謂鄰居者，也都是些和老太婆同命運的人，因為自家的性命還不能維持，那里能顧到別人。於是老太婆在飢寒交迫中失掉了生命二三日，還沒有人知道。及到後來發現時，她的兩眼已被老鼠挖出，瘦得只有皮包骨如骷髏般的身子，也有幾處被老鼠抓被吃掉的傷痕。

至於那位孕婦乞丐，她身上只穿着一層破布衣，凍死在手帕胡同後，有人看見她肚裏的孩子還在不住地亂撞。

「咳！凍死她還不要緊，只是苦了肚中無辜受罪的嬰兒。」

見到的人都如此憐惜着說。

國材也冷到說不出的地步了，他連幾本教科書都賣完了，自然沒有錢買煤來燒。身上的大衣，駱駝絨的棉袍，棉褲，都躺在當舖的櫃子裏，他不敢出門，但爲了在書局做事，又不能不去。

「唉，橫豎這幾天下雪，生意不大好，今天這樣冷，一定更沒有人去買書，我還是在家裏休息一天吧。」

國材決定今天不去書局，但冷清清地坐在房裏也沒有什麼意思。他叫茶房倒了盆熱水來，洗了腳後，就睡在破舊單薄的被窩裏。

——唉！早知今年如此冷得厲害的，我寧可討吃，都不願意當掉我的大氅和被窩，現在任你怎樣想贖回，也沒有能力贖回了。

他看着擺在地上的那盆水，不到三分鐘就結成堅固的冰塊了。

他想起這幾天北海溜冰的人一定特別多，自己今年來還沒有去過一次。

忽然他從床上跳下來在零亂的一堆舊報紙底下找出來那雙當舖不肯收留的溜冰鞋來，他馬上快活得像小鳥般跳躍。

——去溜冰去吧，即使沒有錢買票進去，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溜一溜，因為運動不但可以使身體發熱，而且於健康有益。去，決定出門跑一趟吧。

從來茶房沒有看見國材像今天般高興的，他提着一雙快要霉爛了的溜冰鞋，像活潑的春天的小燕子一般，跳出了復興公寓的大門。

——怎麼這樣清靜，一個人影也不見。

他很有精神地向前走着，兩眼不住地看着遠的近的，屋上地下的風景，呵，白茫茫一片，分不出那是天上，那是人間。

他像詩人般低唱起自己創造的無名小調來了，他一步步走着，皮鞋踏着雪的響聲，很有節奏地吡啞吡啞地在響着，他回頭來望着踏在雪上的足印不覺微笑起來。

「假若天不再下雪，也沒有別的人走來，我一定回來時還踏着原來的足印走。」

他像天使般快樂得手舞足蹈。

忽然，他停住了。

——前面走來的那個瘦長的人是誰？他的面部和走路的姿勢很像以仁，奇怪，難道他還在人間嗎？

國材加倍地放開脚步向前走着，他希望馬上見到那個人就可解決自己的疑團。

那人只是低着頭走，愈走愈近了。

「你！……你……你是國材嗎？呵，請……請恕我冒昧，尊姓是王吧？」  
終於是那個走來的人先開口，這使得國材幾乎驚訝得倒在雪裏。

「是，是……我是王國材，你是以仁嗎？」

好容易他說完這句話後又後悔起來，他覺得不應該如此冒昧的，爲什麼不先問他一聲尊姓呢？

「正是，我是以仁，你還記得我嗎？」

以仁沒有剛才的慌張了。

「我怎麼不記得？你回家後僅僅收到你一封信，後來我連付來好幾封都見你有一個字寄來，我還担心你！……既然還能和我見面，真是萬幸。」

國材喜得淚珠充滿了他的兩眼。

「哈哈！你還以爲我死了嗎？其實我才真担心你那樣呢。」

「爲什麼？」

「因爲我聽友人說你近來很窮，人也瘦了，而又失戀，所以我生怕你自殺

。』  
「笑話，雖窮，怎麼會自殺呢？我現在懂得許多事情了，以仁，你還以

爲我和從前一樣糊塗嗎？」

國材的臉上浮着孩子般的天真的微笑。

「當然，一個人是不斷地向前進步着的，我不能拿過去來證明你現在的思想。國材，你上那兒去？到我那里坐坐好嗎？」

「你住在那兒？」

「西城。」

「太遠了，還是上我那里去吧，離此地很近，就在前面。但是公寓裏太糟糕，你不要笑我。」

國材很慚愧地說着，他已經向後轉了。

「你太不了解我了，我難道是那樣的人嗎？」

「唉！以仁，你不知道我和你別後的生活是多麼潦倒呵！窮得要死，像乞

一般。」

『那樣的生活很有意義，那樣的人生也很有價值，你知道窮人也有出頭的天嗎？』

以仁忘記了國材過去的不懂事，而和他談起玄妙的哲學式的話來。

『那當然有。』

——真了不得，國材的思想居然進步到這個地步了！

以仁心裏想着，但沒有說出來。

他們走進了公寓後，國材很不好意思地開了房門讓以仁先進去。

『怎麼？這你的房子你也住得來嗎？』

以仁不覺大大地驚訝起來，他雖然聽到關於國材窮困的話，但沒有想到是如此厲害的。

『我的生活比這間房子還要倒霉，還要苦！』

國材此時反滿不在乎的說着。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以仁快活得想抱住了國材，但兩人都長大了，究竟有點難爲情，於是緊靠着身子坐着談話。

起初是國材敘述在這一年中的遭遇，和思想上的有了新的覺悟，及現在生活的困苦情形。最後以仁敘述他近來的生活情形。

「快點說吧，我急於要知道你一年來的生活是如何地過去的？大概很幸福吧？」

國材很着急地催促以仁。

「幸福？生活也許比你還苦，但是我過的都是有意義的生活，受到了許多有代價的苦痛，國材，我是在爲新社會工作着呢。我整天都是忙的，因此沒有給你寫信，你大概由我這一點推測我是死了吧？其實我是不會死的，我每秒鐘



都是活躍着向前奮鬥着的。」

「快點說出你的生活來吧？到底你這一年在什麼地方？做了些什麼事？」  
這怎麼好答覆呢？以仁雖然和他很要好，現在又明白了他的生活和思想，但是怎好赤裸裸地對他說呢。

「呵，我的一年來的經過太多了，恐怕三天三晚也講不完，現在只簡單說點你聽：

寒假回家後，父親告訴我因為家境日窘，不能供給我求學，要我找個事情做做，我明知這是辦不到的事，因為既然沒有親戚朋友幫忙又缺少鑽營的技能，所以我對父親說，寧可坐在家裏自己看點書，學習種田，比在外面鬼混要好得多。

就在這時我讀了不少關於革命理論方面的書，我得到了一切在學校的教科書上，教師嘴裏找不到的學問，我的思想積極起來了，我的血液沸騰着，我明

白了這時是時代需要我們的時代，個人的痛苦，是沒有辦法解除的，要整個的被壓迫的人類，得到了自由，才有我們的自由，要整個的被壓迫的人類得到了解放，才有我們的快樂幸福。我知道沒有錢讀書不是我一人如此，除了少數有錢的公子少爺外誰不天天鬧着經濟恐慌，讀了這期不知下期怎樣，而且我們說良心話，求得了什麼知識呢？什麼都沒有。我們白白地每年送學費給他們，維持他們的飯碗，抬高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他們掌握一切權，隨便處罰學生，開除學生，不許學生有自由，……這樣的教有，試問冰得有什麼益處？

「我自從聽了父親要我休學的話以後，一點也不難過，我覺得我得着了自由，如果說學校等於牢獄的話，那我是得赦了的囚徒。我整天的看有價值的書，和幾位小學時候的同學談話。他們都是時代的先驅，戰場中的健將。在學校時我不過是一個參加社會科學研究社的小社員而已，我只是看看書發發牢騷，回家後，就大不同了，我曾跑進工廠，在裏面住了四個多月，我的意志鍛鍊得

像機器一般，我親身受到了資本家給我的虐待，我更完全了解了一般勞苦兄弟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思想；離開工廠後，我參加過不少實際的工作，這時我更勇敢起來了，我的生命完全交給了革命，我成了一個以革命為職業的人，我簡直一天都不能離開羣衆，要和他們在一塊，生活才有意義，才感到充實！

「環境愈壓迫我，我愈有勇氣奮鬥，現在我更認識了目前的環境，堅決了自己的意志，我是走上征途了，國材，這就是你的朋友的生活，這就是他的思想！」

「唉！我真想不到你是這樣的，爲什麼我在學校時全不知道呢？」  
國材的話，使得以仁笑了。

「你怎麼會知道？那時你完全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天天除了在操坪裏過生活外其餘時間就是消磨在公園裏，電影場。你從什麼地方去觀察我的思想和行動呢？你也太老實了，那次學校鬧風潮，我說的許多話，難道你聽不出來的嗎？」

？」

「我是從來不注意這些的。」

「現在呢？」

「現在當然不同。」

x

x

x

x

真是反賓爲主，這頓晚飯是以仁請的。

飯在一個很小的館子吃的，很簡單，一盤雪裏紅炒肉絲，一盤素炒白菜，還有一碗豬血湯。

飯後他們又上了一家茶館泡了兩壺茶，慢慢地喝着，因爲茶館裏很清靜，所以以仁又和國材談了許多關於自己生活的經過，以及爲什麼要過那種生活的理由。

他們回到公寓，在十點鐘，爲了坐的太久，以仁多給了兩毛茶錢。

「以仁，應該我請你的，現在反過來了，真是滑稽。」

國材又提起剛才進飯館的話來說，這使得以仁不高興起來。

「那有什麼關係，橫豎不是一樣的嗎？」

x

x

x

x

靜寂的深夜，由雪地反映過來的銀白的光輝，照得滿室如晝。

國材太興奮了，無論如何他不能好好地睡覺，他提出問題來要求以仁解答，最大的是青年的出路與戀愛問題。

「現在一般苦悶的青年，可以分做兩種來說：」以仁像站在講台上演說一般，很有精神地說着，「一種是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另一種是找到了出路而沒有勇氣去幹的青年。他們的苦悶都是一樣，有時後者比前者來得大，因為明明知道自己苦悶的由來，以及解除苦悶的方法，明知道現社會的醜惡與新社會的光明，而沒有勇氣走上光明的道上，這是多麼深刻的矛盾悲哀呵！」

「要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完全在他們的自覺，這個自覺當然不是說他有特殊的智慧，生來就會革命，這里是指環境決定他們的意識，革命的洪鐘驚醒他們的迷夢，時代的潮流，將他捲入革命的漩渦裏，使他不顧一切地勇敢地去執行自己的工作使命。這種自覺，全靠自己的，他不能勉強，更不能盲從，要自己完全明了現社會的醜惡，及自己在這時代所處的地位，應該做些什麼事，然後自動地來參加時代的戰綫，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來。」

「要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先要問他們苦悶的是什麼？無論如何總不外受到政治，經濟，婚姻……的壓迫這些苦悶，但這些只是一個人受到的嗎？不！全中國全世界的青年都是一樣，比方你就是苦悶的青年中的一個代表，你在這一年中經濟和婚姻的壓迫兩種都受過了，政治舞台的黑幕，教育的破產，你也一切明瞭，更使你痛心的是各種苦悶的聯繫，比方你想要反抗舊式婚姻，而家庭馬上給你一個經濟絕交，妥協？你自己不願意。不妥協？生活成問題，跑到

社會找事做嗎？誰給你事做？去作工，你又沒有吃苦的精神……這些你自己完全明白，不過我再提一提而已。在這個時候你整個的人生，浸在苦悶和失望裏，你天天叫着往何處去？出路在那里？其實出路明明擺在你的面前，只是你沒有勇氣去走而已。

『我們是有血性的青年，我們的腦筋是純潔的，我們的精神是勇敢的，我們特別富有同情心，革命性，和奮鬥犧牲的精神，我們看不慣現社會的醜惡，我們不能像羔羊般馴良忍受帝國主義給與我們的壓迫，我們是革命的先鋒，因此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那是跑進羣衆的隊伍，和他們同死同生，我們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就不要怕什麼吃苦，犧牲。』

『如果我們的出路找到了，那就要勇敢地大踏地走上前去，我們更應該明瞭革命不是一喊就可成功的，一定要經過一個艱苦奮鬥的時期，在這時期裏，我們只有再接再厲，任受到如何大的打擊也不可灰心，我們只要堅信着最後的』

勝利屬於我們，什麼大的困難也決不能阻止我們前進的！

『只要確定了自己的出路，無論在怎樣的環境裏時時刻刻都可和舊勢力奮鬥的，並不是每個人都拿着槍跑到戰場去。在學校讀書的，也不是要他們一個個的都拋開書本，而是要自己覺悟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青年，負有改造社會使命的青年，他們應該求合乎時代潮流的學問，做有益於社會勞苦大眾的工作。假若感覺到自己的意識太薄弱，自然可以假機器來加強我們的力，堅決我們的意志！』

『我們找到了出路後，不但時時刻刻要克服不正確的意識，而且要鍛練得像機器一般始終如一，永遠不變的轉動着！「寒熱病」的現象，在我們當中常常可以見到，革命潮流高漲時，他也叫喊得驚天動地，假若一旦受到了打擊，環境有了轉變，他的勇氣就由沸點降到冰點了。因此我們要時時刻刻記着，在任何環境之下，我們的意志是不能變更，精神永遠是前進的！』



『至於戀愛問題，那是比較小的一個，戀愛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並不是整個的人生。有了戀愛，固然生活很快樂很幸福，但沒有牠，也不會像缺少麵包的不能生存，牠只能影響到生活的某部分，而不能支配整個的人生。換句話說，人不是爲戀愛而生存，他有比戀愛更大的生存慾在維持着他，他有比戀愛更重大更有趣味的工作要幹，因此從事革命的人，他對戀愛觀念是可有可無的，有，固然能安慰他鼓勵他更向前進，沒有，他也決不會哭着去尋找愛人，更不會爲沒有愛人而去自殺的。』

『你已經明白，在現代社會裏是沒有真的愛情的，一切都與經濟有關係，因此普遍的來講，要想解決青年整個的戀愛問題，換句話說，要使每個青年都有個愛人，那只有等待整個的社會問題解決，因爲戀愛問題，是社會問題中的一個，大的解決了，小的自然不成問題。』

『但是我並不是要青年在這整個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以前，完全犧牲戀愛』

，那豈不是一天革命不成功就一天不戀愛嗎？不過我們要認清戀愛是可有可無的，有，固然好，沒有，也不去強求，不要因戀愛而放棄了自己偉大的責任，犧牲了可寶貴的青春！光明偉大的前途，不要消滅在虛無飄渺的幻夢裏！」

「好！以仁，我覺悟了，我此刻心在狂跳，血在沸騰，我完全懺悔着我過去的生活，我太頹廢，我太懦弱，明明受到了許多舊社會給我的壓迫，時代給與我的教訓，爲什麼我不敢地去求得解除我的痛苦呢？爲什麼我不去爲人類也是爲自己去奮鬥犧牲呢？」

「我現在完全覺悟了，而且並不是一時的情感衝動，也不是單只受了你的影響，你不過是我的導師，你指示了我的出路，走與不走以及我能否走到光明的最後一剎那，還是全靠我自己。以仁，我像太陽一般強烈，我要痛改過去浪漫的生活和頹廢的思想。呵！以仁，我得救了，我走上了人的道路，以仁，你看現在火紅的太陽，正在照着我們呢，是清晨了，我們起來吧！呵，我的青春

「復活了，我的生命再生了！」

（完）